

TNC 3205/3173.7

7

明崇禎年江陰縣志

卷五

46494





江陰縣志卷之五

哈佛大學哈佛藏書館珍藏印



宸翰

高皇帝與二侯四扎

扎中國典  
乃侯初名

密旨教江陰衛指揮吳國典知會。即日我用馬軍往淮上取濠州安豐。你那里則是守城。不須與人野戰。你那城中馬軍可撥一百精銳的。教忽雷王元帥領來。廝殺你料着不妨。便撥將來。龍鳳十二年二月十九日親筆。

吳王令旨。教連陽衛吳指揮。如今賊寇近我境界下營。不問多少。則是掣軍的法。你則是牢固守城。不妨可戰。即戰。



不可戰。等大軍來。與他廝殺。十二日。親筆。

吳王令旨。教連陽衛指揮吳國興。既是賊兵來近境界邊。相須要嚴兵固守城池。我城中糧食草料廣有。不必便與他戰。不必便望應兵。你且守兩箇月日。我方來救。賊人此行。不過則是要解泰州之圍。這等計量。如何解得。我既是。要征他城子了。如何無隄備。教他解了圍。他若要來時。江南船都休出來。惹放來上面。深入我境。我自有分曉。泰州早晚下。你守兩箇月時。泰州先下。不要輕意與他戰。你不見浙東胡叅政兒子。率兵守城。如此謹慎。長興小取指揮。也那般謹慎。你兄弟二人。及大小頭目。如何不強似他。每則是牢守。親筆。

閏十月十六日。徐相國差屠千戶。報到捷音。當日辰牌時。分克復泰州城池了。當全城軍民。盡皆俘獲。親筆。

勞江陰侯吳良

昔者朕與群雄爭命。卿藩東鄙。既而往戍。高深城隍。沃野開闢。當是時。朕用事於荆楚。樂無東顧之憂。遂滅荆楚之妖。雖諸將效力於西。卿保東藩為重。終首尾。內姦無出。外姦無入。可謂智矣。天下平。卿侯爵封。乃朕報功也。前者第七子博。封為齊王。特與卿結姻。就命卿如齊。肇造宮殿。今將新年。遣人賜酒禮。以勞齊王幼而無知。固也。專人行禮。



若體之歡心。則豪英之氣暢矣。故茲勅諭。諭江陰侯吳良子高。靖海侯吳禎子忠。襲父爵。曰。昔爾父兄弟。為朕百戰以取天下。功在國家。朕弗能忘。故封爵之報。及於子孫。爾當思前人立功之不易。各勵乃志。毋驕母怠。以延福慶。

唐昭宗授張蘊江陰令牒 天復三年

前攝蘇州長洲縣令文林郎。前守洪州督府叅軍張蘊牒。奉處分。宰千里之邑。寄百里之命。異懦則絲棼繩亂。用剛則土曠民離。苟得適中。庶幾可守。前件官窮經任已。明吏藩身。御札承制。正授常州江陰縣令。表次錄奏。仍牒舉者。

宋太宗淳化制書 附贊

勅登仕郎。前守滑州胙城縣主簿趙遂良。方居官守。遽遭鞠凶。如聞清白之家。慮闕烝嘗之費。免從禮制。俾復句稽。非欲奪爾孝思。且使資吾俸給。可特授守滑州胙城縣主簿。填見闕散如故。淳化元年二月日。

臣嘉言。蒙恩茲壘。厥既視事。則謁羣望。有斷碑卧祠下。俾吏視之。以太宗皇帝制書報。竊怪焉。命錄其文。則淳化中。賜趙遂良誥也。遂良嘗以殿中丞知軍事。其孫澤民。復茲攝邑。侈其祖賜。而刊諸石。榜閣為清白堂。且屬劉谷記之。臣嘉言。三復誦嘆。詠祖宗德意之美。而惜茲



碑之什也。命復建立。謹再拜稽首。為之讚曰。美而贊。於赫上聖。風教是扶。小臣清白。寵賁璽書。首陽采薇。宣父稱仁。立懦廉貪。萬世愈尊。有唐守臣。正身律下。清白賜箴。吏以感化。矧惟嗣皇。光茂往則。四方風動。疇敢不

飭。左宣教郎權發遣江陰軍兼管內勸農事借緋魚袋。臣薛嘉言重建。

宋高宗紹興賜李寶制

制曰。率貔貅而遠討。獨高靖海之功。鼓鐘鐃以凱還。宜懋策勲之典。睠予良將。克著顯庸。有光盟府之藏。爰峻齋壇之拜。誕敷命綍。徧告廷紳。左武大夫。宣州觀察使。改添差權發遣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江陰軍駐劄李寶。氣勁

以雄。才全而果。結髮而與虜角。勲收百戰之多。執戈而為士先。勇冠萬夫之表。蠢茲羯虜。恣彼狼心。欺天背盟。殘民逞欲。萃犬羊於淮甸。方深窺伺之圖。潛舟楫於江堧。欲肆包藏之計。乃授成於虎旅。俾遐陟於雲濤。忠誠仗義。而鼓符。豪傑聞風。而響應。千艘水擊。威名遠繼於伏波。萬舸灰飛。偉迹更高於赤壁。俘獲靡容於數計。招降何啻於千羣。一空蟻穴之屯。未息鯨波之勇。第功居最。錫寵宜優。眷巨屏以建旄。分諸道而置使。聿新封爵。倍敦戶租。用壯戎容。益昭予眷。於戲。歌出車以勞還卒。朕方施不次之恩。誓擊楫以清中原。爾尚建非常之績。往祇顯渥。符奏膚功。



宋寧宗慶元中封昭德侯制書

朕考於傳記。知神爲吳公子。當春秋時。嘗辭千乘之國。而  
不受。凜然高節。萬世如生。豈復以人爵爲榮哉。今延陵之  
民。世受嘉祉。謂非此無以表德厲世。命以侯爵。往諭于廟。  
神其寵嘉之。

宋寧宗賜丘文定茶藥手詔

皇帝勅曰。卿遠將使旨。盡護戎昭。乃心國家。忠勞備著。朕  
夙宵興念。每用歎嘉。今秋氣日高。虜騎難測。率勵將士。申  
固疆陲。叶心良圖。以全制勝。使社稷賴長城之衛。而遠胡  
知中國之有人。惟卿是毗。寬我憂顧。有少湯藥。往寓玉懷。  
再茲筆示。想宜深悉。開禧二年八月十日下午

宋寧宗賜丘文定進端明殿學士侍讀誥

皇帝勅曰。撫江淮之師。久藉規恢之助。渙絲綸之寵。式昭  
睠倚之懷。嘉我重臣。揚於褒律。通奉大夫。守刑部尚書。充  
江淮宣撫使。河南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丘宗。三朝  
舊德。一代偉人。碩畫良謨。炳著龜之先見。清標峻節。凜松  
栢之後凋。驅馳萬里之民庸。恬養十年之家食。比煩元老。  
卧護陪京。表裏之形勝。指諸掌以無餘。戰守之方畧。籌之  
心而已熟。將潛消於外侮。宜盡付於中權。亟陞聽履之班。  
往任宣威之寄。聲名日起。匪徒草木皆知。號令風行。要使



關河翕應。士氣不期而自倍。人心有恃以爲安。堅持一定之規。靜俟萬全之舉。慰父老來蘇之望。刷祖宗未覆之讐。諒成筭之已孚。豈疏榮之獨後。書殿視本兵之秩。露門高勸讀之聯。以壯戎昭。以隆物望。噫。韓淮陰之可屬大事。朕方圖傳檄之功。趙營平謂無踰老臣。爾尚審破羌之策。益思免勵克副登庸。可特授端明殿學士侍讀。依前通奉大夫。充江淮宣撫使。封如故。奉勅如右。牒到奉行。開禧二年。

宋寧宗賜大司農卿將作監丞丘壽邁誥

勅朝散郎監尚書六部門丘壽邁等。大匠古官方時儉約。無所興作。贊貳勾稽。不敢虛其屬者。所以備才也。爾壽邁樞臣之子。智識閭明。爾象先法從之孫。性資謹厚。入聯華序。克著美聲。爰俾次遷。用爲爾寵。職清事簡。優游其間。益務靖共。以須器使。可依前件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嘉定十二年七月十七日。

宋理宗賜大司農卿丘壽邁夏藥詔

勅壽邁。朕身處深宮。心懷外闔。鐵衣金柝。夙嘉牧御之勞。翠管銀罌。往問起居之節。勉循所部。推廣吾仁。今賜卿銀合蠟藥。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寶慶 年 月十九日下。

崇聖院銅鐘銘

重一千斤。宋志云今乾明院也。

唐太子李弘冀



蓋聞聲叶洪鈞功垂浩劫集善之利惟茲可嘉因發乃誠是為良願上所以祝君親富壽將日月以齊休下所以期官庶與居與山河而共泰繇衷之念永永何窮

崇禎十三年八月二十日

奏為星變陳言以維人紀以定國是以隆聖治事頃自天文示異彗出西南大內火警變徵屢出皇上兢惕不遑下勅臣工同加省懼一時言事者籍籍或以糾察大臣或以修舉庶務固犁然具矣然臣猶以為詳於小而未覩其大者也臣請不避斧鉞之誅為陛下正言之臣聞賤臣叩心而飛霜庶女告天而風振夫以一人一事之微而猶足感動天變如此况事在君相之交而道屬倫理之重者乎頃者輔臣張居正以父憂請制疏至再三而陛下留之至再四臣每讀其疏輸誠寫哀情淚竭盡無

星變陳言疏

趙用賢

奏為星變陳言以維人紀以定國是以隆聖治事頃自天文示異彗出西南大內火警變徵屢出皇上兢惕不遑下勅臣工同加省懼一時言事者籍籍或以糾察大臣或以修舉庶務固犁然具矣然臣猶以為詳於小而未覩其大者也臣請不避斧鉞之誅為陛下正言之臣聞賤臣叩心而飛霜庶女告天而風振夫以一人一事之微而猶足感動天變如此况事在君相之交而道屬倫理之重者乎頃者輔臣張居正以父憂請制疏至再三而陛下留之至再四臣每讀其疏輸誠寫哀情淚竭盡無



可復吐。未嘗不爲之歎歎飲泣。而獨不能以少回陛下之聽。陛下固以輔臣受先皇付托之寄。繫社稷安危之機。有不可一日而失所倚者。是至公之心也。輔臣至以藉苦處塊。銜哀茹痛。而不能不勉承於陛下勤懇之命者。亦至公之心也。然臣以爲喪必三年。自周公孔子以來。未之有改。世儒之所講說。民俗之所習安。千百年以來。亦未之有改。是非小節。嘗禮之云也。自後世乃有以金革之事。起其臣於衰經之中。此特權一時緩急。而有不得曲顧其臣之私者。非先王之法也。臣自數日以來。見輔臣瘠毀柴立。形神摧敝。有識者且爲憂之。臣私竊計輔臣之心。欲更有所請。則拂陛下挽留之意。欲遂聽陛下之留。而不一往。則父子乖離之歎。有抱恨於終天。而不容頃刻安者。夫輔臣能以君臣之義。效忠於數年。而陛下不能使其父子之情。少盡於一日。臣不知陛下何忍爲此也。臣查得楊溥。李賢在。先朝時亦嘗起復。然溥先以省母還家。賢亦以回籍奉旨奪情。固未有不出都門而可謂之起復者也。且陛下所以不允輔臣之請者。豈非謂朝廷政令。賴以參決。四海人心。賴以觀法乎。今輔臣方負沉痛。其精神之恍惚。思慮之迫切。必有不能如曩日之周且悉。而四海之逃聽風聲者。又且以拘曲尋嘗之見疑之。



亦何以如曩日之敬信而承服。是輔臣之勛望。積之以數年。而陛下顧敗之於一日。臣又不知陛下何忍而爲此也。臣以爲輔臣之抱痛抑鬱而不得伸。是爲干天和動星象之大也。莫甚於此矣。陛下若垂憫輔臣。不使之憂傷毀性。則宜聽其所請。暫還守制。卽萬不得已。請如先朝故事。特勅禮官一員護送就道。仍爲責限。赴闕不得延悞。如是則其父子音容之乖隔於十九年者。庶幾洩其痛於憑棺之一慟。輔臣之心。旣可以少安。天下之人心亦可以無疑。而陛下所以處輔臣。君臣父子之間者。庶幾備道而無遺議矣。然臣因是而感。夫士氣之日靡。國是之不明也。夫國家之設有臺諫。所爲以紀法之司。而任繩糾之寄者也。固非謂其阿意順旨。而將迎逢合之爲已也。今輔臣之留。皇上主之。亦旣有成命矣。烏用是哓哓者哉。臣竊意其始之遲迴而不言。是猶以經營之見冀陛下下之曲體乎。輔臣而其旣且言之而不置者。不過逐影附聲。以希寵要榮之念而幸陛下之一俞其請而已。背公誼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倡異論。皆斯言之啓矣。故今諸臣之所可自解者。獨幸輔臣名行不至于大隳耳。脫不幸異日。有不肖者乘勢而竊位焉。亦將循故事而爲此附和乎。臣誠不知其可也。臣以爲人紀之所以植。國是之所以定。



者固不特一時治安之計。而實萬世治安之計也。陛下不可不垂察於此矣。且陛下信輔臣之深。而留之篤。豈非以在廷諸臣。未有稱陛下之任使。如輔臣者乎。然堯舜不聞以五臣之共職。而替其知人之哲。文武不聞以士亂之居列。而隳其求賢之心。亦顧陛下擇而用之。何如耳。陛下誠於朝講之暇。悉心體采。自內閣講讀。以至部院大臣。非時召對。考之行以驗其心術之端邪。委之事以稽其才猷之通塞。使人人得以所長自見。當必有如輔臣者。踵出於其間。以稱陛下之任使。如是。則輔臣即去。猶之其留。陛下不至以孤注視輔臣。而輔臣因是以養推賢讓能之譽。顧不愈於以憂勞萃輔臣之一身。使其乖父子之性。而傷天地之和也哉。臣愚昧莫測於天人之際。竊以為當人心而合天心者。其事莫大於此。敢昧死為皇上陳之。惟聖明采納焉。

請建儲兼論並封疏

趙用賢

奏為儲議未定。人情大搖。懇乞聖明亟舉大典。以釋羣疑。以安大臣事。臣叅貳禮官。伏見數日以來。大小臣工。紛紛籍籍。皆以建儲為請。奏累數十上。披陳已詳。章累數百言。辭意已竭。臣復何能置喙。但臣日夜反覆思維。此舉實宗社休戚所關。天下臣民瞻望所屬。臣無知識。本



不能言而私衷寤寐所不能安。又不敢不一陳於君父之前也。臣竊惟祖宗家法遠過漢唐宋其深思極慮不爲情睚啓嫌端不爲濡忍妨大計。事事度越百王而建儲一事尤非歷代所可望其下風者。謹按本朝大歷聖卽位之初必首舉冊立大典皆載在掌故。班班可攷。惟我世宗肅皇帝臨馭最久亦於十八年卽正儲位。未有遲至二十餘年猶曰有所待者也。累朝元子誕生無論嫡庶或二二三齡或五六齡卽行冊立。未有年及十二。睿性已開。屬望所繫。猶曰尚可遲至數年者也。且陛下所法者祖也。所法遵行者祖訓也。然祖訓所載立嫡之

說蓋爲朝廷無皇子別有所徵者言耳。安得緣以爲成憲而附之今日之事。以啓將來無窮之隱憂哉。臣謂九廟在天之靈必有不安於此舉者矣。且我皇上之正東宮方六齡耳。於時仁聖皇太后睿齡正茂我穆宗繼皇帝曾不爲之少待。豈先帝故薄夫婦之誼哉。思穆爲重不忍言情以宗祧爲急不難割愛。此固累朝之家法而近事之可師者也。今待嫡之說一旦自皇上發之。隙成命而開厲階。臣意兩宮聖母之心必有不安於此舉者矣。陛下篤念中宮以待嫡嗣之生。此盛德事也。第使中宮而誕育有期可待也。又使皇子而



胄齒未長。可待也。今發祥之兆。杳不可期。而陛下必欲待之於數年之後。托中闈之愛。而藉以箝盈庭之議。臣竊謂中宮之心。亦必有大不安於此舉者矣。元輔王錫爵。清正廉直。陛下倚之爲股肱。天下望之以主持。臣亦習知其必能辦此者。當其始至之日。慨然以冊立爲第一事。引而身任之矣。乃御札之密封。揭帖之獨進。閣臣禮部。初不知爲何語。一旦諭從中出。忽有并封之命。遂至道路猜嫌。縉紳訾議。咸謂錫爵默有啓告。致成此舉。然臣竊聞其緒論。凡所敷陳於皇上之前者。未嘗不切。而羣疑衆毀。一時并集。其迹若無以自解。雖爲君蒙誦。大臣不辭。然數千里應召而來。曾未浹月。踰旬而已。蒙不韙之疑。何以更使之安意行志。殫思極慮。爲陛下宣贊於密勿哉。臣見錫爵之心。亦大有不安於此舉者矣。且晉皇長子之誕生也。陛下嘗昭告郊廟。覃恩海宇。主器之托。默有定矣。今待之十二年。乃忽有封王之命。僅等於藩服之稱。雖陛下眷念中宮。以爲有辭。亦安能家置一噓哉。臣見天下之心。疑且慮焉。亦有大不安於此舉者矣。夫人君之舉動。係天下之安危。故舉事一當。則當時法之。後世誦之。以爲楷。舉事一不當。則當時非之。後世傳之。以爲戒。况冊儲何事也。詔旨何言也。可令屢遷而數易。朝

冊儲何事也。詔旨何言也。可令屢遷而數易。朝



更而夕改乎。臣愚以為宜亟召三輔臣。或於便殿。或於平臺。面加裁決。或一召九卿科道諸臣。盡赴闕下。公加評議。如以為必不可緩。乞收回。新命仍照原旨。即行冊立。此天下臣民所快覩。宗廟社稷之大幸也。如必不然。寧姑停。詔命少需異日。庶猶不重成一時之過舉。而開萬世之釁端也。然臣又計皇長子十三齡矣。未幾而且加冠。又未幾而且大婚。情實一開。則收攝不易。眾好一啓。則功力為難。此聖功貴在蒙養。教豫所以成善。皇上試自反。今日之聰明睿知。獨高千古。可以惕然悟。惺然警矣。臣愚不識忌諱。惟陛下矜愚而采擇焉。

劾壽寧侯疏

弘治十七年十月

貢安甫

奏為嚴禁戒以安地方。以全外戚事。近聞皇親壽寧侯張鶴齡家人。不知因何前來南京上新河地方。有川貨等行經紀吳玉葛文葛璵等。夤緣交結。糾集黨與。朋買基地。蓋造大房。外設門樓。繪以五綵。就託家人投獻皇親。且揚言奏請聖旨。監立坊牌。就此開張店房。發賣貨物。吳玉等俱欲倚藉聲勢。鈐制客商。盡奪一方民利。道路喧傳。人心驚駭。竊惟南京祖宗興王之地。根本所在。頻年水旱相仍。公私困竭。京城內外。流莩載塗。所幸荆蜀閩廣之產。一水可通。萬商俱集。而疲民少濟。爾若使小人得專利權。以



擾害之。則商賈必不行。物價必翔貴。有無何所相通。緩急何所仰賴乎。萬一人心搖動。非國家之福也。臣等嘗聞食祿之家。不得與民爭利。古之賢相。拔園葵而去織婦。我太祖高皇帝。欽定律令。亦禁止權勢之人。中納錢糧。請買鹽引。皆爲此也。今皇親荷國家寵恩。高官厚祿。賜予無限。可謂富貴已極矣。何求不得。何欲不遂。而下與販夫鬻子。爭毫末之利。歛天下之怨乎。此皆小人欲遂其射利之謀。而爲此專利之舉。皇親未必知之。就使知之。亦未必肯從之也。然所以使小人無所忌憚而敢爲此謀者。繇皇親近年以來。容令家人朱達等。奏買長蘆兩淮殘鹽。後又指以

堆積鹽貨爲名。奏稱淮揚儀真等處。俱有舊置閑房空地。

欲行開立店房。俱蒙 聖恩曲賜俞允。累經臣僚論列。雖

荷 聖明已將前鹽停買。但所立店房。未聞明詔禁革。以

此小人妄爲投獻。若不嚴加禁約。誠恐遠近聞風。遞相效

尤。欲爲吳玉等所爲者。不止上新河一處而已也。在在搔

擾。人人怨咨。其害有不可盡者。伏望 皇上以地方爲重。

以保全皇親爲心。將吳玉葛文葛璠等。拏送南京法司。追

究黨與。及家人姓名。通置於法。昭示中外。房屋基地。改正

入官。其淮揚儀真等處。朱達等所奏店房。一體禁革。及

勅都察院通行出榜。於關市鎮店常川張掛。但有指稱聽



巡城御史。在外聽巡。按御史。緝拏究問。徒罪以上。俱照王府事例。發邊衛克軍。仍乞天語丁寧。戒飭王親。鈐束家人。毋令得與外人交結。以規細利。以失令名。如此則朝廷不失親親之恩。而皇親亦得保全其終始矣。

救楊子器疏

弘治十八年九月

貢安甫

奏爲宥敢言以昭聖德事。竊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言。人臣之忠。莫先於進言。蓋天下之幽隱難知。一人之聰明有限。必寄耳目於群臣。使無間遠近崇卑。咸得以盡言不諱。然後物無遁情。事無乖理。而天下之治可運諸掌矣。古之聖帝明王。所以求言若不及。從善如轉圜。言之直諒者

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誣誕者容之。緘默則有罰。不實則不罪也。近聞吏部考功清吏司主事楊子器。因言先帝山陵事。下獄鞫問。臣等於事之詳悉。固不得而盡知。然原其心。不過上爲先帝神靈。妥安之計。以效忠於

陛下也。但其道路傳聞。不暇詳審。忠誠內激。輒便上陳。事雖失實。意則無他。若必論之以法。誠恐天下之人。將謂彼以進言而獲罪。正臣奪氣。直士杜口。人人自爲偷安苟合之謀。雖有機密緊急重情。亦誰敢爲陛下言者。且陛下下初臨大寶。天下臣民。延領拭目。以觀新政。以望太平。而首罪言事之臣。恐非所以來忠讜廣聰明也。昔晉文公問



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救言。下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宋太宗時有雍丘尉武程言事不實。有論其狂妄。宜加黜削者。宋太宗曰。朕曷嘗以言罪人。但念其不知耳。終不加罪。今楊子器雖若狂妄。發於忠誠。伏望陛下俯察其愚。特宥其罪。庶忠讜日聞。聰明日廣。聖德光於四表。而至治之原太平之基在是矣。

請留劉大夏黜陳清疏

貢安甫

奏爲謹用舍以隆治化事。臣等切惟爲治之道。莫先於用人。而用人之要。尤在於別白君子小人。而進退之。蓋進一君子。則衆君子皆進。所謂治之表也。進一小人。則衆小人皆進。所謂亂之基也。古之聖帝明王。所以必謹於此。而在賢勿貳。去邪勿疑也。恭惟皇上以至聖之德。膺曆數之任。勵精圖治。蚤夜孳孳。是宜維新之化。遠邇風行。美祥之徵。捷於影響。夫何卽位以來。天災地變。物怪人妖。間見並興。駭人視聽。得非用人之道。猶有所未盡。而政令之紕繆。足以干陰陽之和。致乖戾之氣耶。請以其甚者言之。兵部尚書劉大夏。歷事累朝。公忠直諫。可謂君子矣。久居廊廟。必能正紀綱。而勵風俗。今志未得行。上章請老。則蒙恩俞允。戶部侍郎陳清。黷貨殃民。耽酒廢事。可謂小人矣。



放歸田里。庶幾警無良而懲不恪。今南京工部尚書員缺。則蒙恩遷陞。夫君子不安其位。則君子道消。小人有其時。則小人道長。易稱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時爲泰。泰者通而治也。君子道消。小人道長。於時爲否。否者閉而亂也。陛下承祖宗付託之重。爲天下臣民之主。忍令時之去泰而爲否乎。且二臣之賢不肖。人人知之。臣等舉嘗言之矣。今賢者宜進而反退。不肖者宜退而反進。一何舛也。宋臣有言曰。臺諫者一時之公論繫焉。公論之所是。臺諫亦是之。公論之所非。臺諫亦非之。臣等之於二臣。夫豈有一毫之私於其間哉。亦惟至公而已矣。聖天子在上。賢公

卿在下。顧使公論不伸。用舍失當。甚可惜也。孔子曰。舉直措諸枉。則民服。舉枉措諸直。則民不服。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皆言人才之用舍。係天命人心之去留。不可不謹也。况劉大夏受累朝厚恩。蒙先帝簡拔。所宜忘身徇國。禍福以之。奈何因一人之言。爲自全之計。輕於去國。忍於忘君。社稷之臣。宜不如此。既該廷臣交章奏留。陛下又以詔旨已行。憚于中政。恐亦非舍已從人之道也。其陳清既爲公論所不容。譬之失身之女。豈復有所顧忌。而爲國家建立事功哉。伏望皇上俯順輿情。收回成命。將劉大夏別加委任。寄以心腹。令陳清



自陳休致與全終始已後大臣進退更乞謹之又謹中間有勲業已著聞望已孚素爲中外推重者必委心信任以資啓沃仍不使讒邪小人從中沮撓其有背公行私欺上罔下素爲清議所少者必早賜斥逐以杜倖門仍不得因其年勞別加陞用如此則君子有拔茅以彙之望小人無負乘致寇之譏政治修明紀綱振舉人心大和天意自得百異可消衆祥畢至矣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

題覆改正建文年號疏

袁一驥

題爲累朝闕典究竟難湮懇乞

聖明及時修舉以成

祖德以光正史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內府抄出禮科給事中楊天民題前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

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看得有一代之君則有一代君臨

之位號作史者紀其行事之蹟以昭當年之實錄故事欲

其核也名欲其真也凡以彰往垂後昭示乎百千萬禩也

自春秋有編年之義明歲時而嚴統系而史家相仍卒莫

之易雖興亡隆替代有轉移而因革予奪不得以好惡增

損其間者洪惟我太祖開基列聖肇統駿烈鴻猷彪



炳史冊不可勝紀。乃建文年號之革除。中外人心終有疑而未安者。前此編摩未有定期修復。尚疑有待。方今開局纂編大輯。國史以傳信萬世。則乘訛而襲舛也。其自今日修廢而舉墜也。亦自今日該科懲前慮後。特爲陳請。不惟典禮有關。而於國是良有裨者。臣等備員史局。蓋亦嘗有概於當日之事矣。先是太祖高皇帝在位。懿文太子薨逝。至洪武三十一年。太孫嗣位。改元建文。御宇凡有四年。暨成祖文皇帝以靖難登極。遂削去其年號。而高廟實錄。於是有一十五年之稱。夫旣已南面臨朝。溥海內外奉有正朔矣。一旦削而除之。無乃非所以示信於天下乎。記者以爲一時宣力歸命諸臣。或自暴功伐。或自生嫌忌。遂多曲爲之諱。實非我成祖文皇帝奉天靖難之本心。而要之臣等之在今日。亦未敢深論也。惟是前代更朝易位。非一見矣。未有并其年號革除之者。革除年號。自本朝始。豈謂我成祖再造之績。以革除顯而我皇上繼述之大孝。亦以必革除而後可闡揚先志乎。臣等竊以爲不然也。自古聞有革命矣。不聞革年者。故餘分閏位。猶得相仍。稽古者有所考焉。當建文繼緒。孰不知吾君之有孫。而紀年頒朔。華夷鮮不奉行。時緣輔佐非人。以致發難啓釁。旋知天命有歸。卽遜位出亡。似與違天而昧時者有間。



乃遽令泯泯無聞。似於理有未順。夫謂革除云者。不過欲使後之人不復知有建文耳。今歷年二百。歷世十葉。朝野靡不知有建文君也。卽今日之聞見。已不可塗。而何況於後世。竊意天下萬世自有耳目。稗官野史各有紀載。而欲以建文之曆數作洪武之編年。於勢亦有不能。且天下者。太祖之天下。我皇上之天下也。以太祖而視後。則成祖建文等子孫耳。以我皇上而視前。則太祖成祖均祖宗也。太祖之天下。挈而授之建文。所以昭立嫡之大義。旋而歸之於成祖。益彰撥亂之弘功。太祖亦何擇於若子若孫哉。卽今以不革除恐非。成祖繼體之心。獨不念必革除或非。太祖貽謀之意乎。祖孫一脉血氣原自周流。而因此廢彼。宗誼之謂何。此於情亦容有未愜者。况乎師曰靖難兵非無名。有順天應人之機。無更朝易肆之舉。成祖之嗣服也。以戡亂建文之出亡也。以遜國其名正。其言順。尙嫌何疑。無可避諱。蓋事有跡異而道同者。政無假掩飾。以起後世紛紛之疑。此蓋撥之於事。亦似有不必爾者。夫於理於勢。於事於情。皆可無革除而革除之年。沿襲未復。則以因循苟且之意多。而觸忌冒嫌之心重耳。然臣等復因是考之。我太祖之定天下也。他務未遑。而首命儒臣纂修元史。且追謚元主以順帝稱。

體之心獨不念必革除或非。太祖貽謀之意乎。祖孫一脉血氣原自周流。而因此廢彼。宗誼之謂何。此於情亦容有未愜者。况乎師曰靖難兵非無名。有順天應人之機。無更朝易肆之舉。成祖之嗣服也。以戡亂建文之出亡也。以遜國其名正。其言順。尙嫌何疑。無可避諱。蓋事有跡異而道同者。政無假掩飾。以起後世紛紛之疑。此蓋撥之於事。亦似有不必爾者。夫於理於勢。於事於情。皆可無革除而革除之年。沿襲未復。則以因循苟且之意多。而觸忌冒嫌之心重耳。然臣等復因是考之。我太祖之定天下也。他務未遑。而首命儒臣纂修元史。且追謚元主以順帝稱。



江陰縣志 卷五 袁疏四 廿二 崇禎十三年  
之我。成祖即位之初，猶稱建文爲少帝。而一時在位諸臣，尚有不念舊惡之旨。至于我皇上登極，一詔內開革除被罪諸臣，令各地方有司祀於其鄉，其墳墓苗裔，儻有存者，仍厚加卹錄。而萬曆十六年，尤本部題覆國子監司業王祖嫡之奏，特復景皇帝實錄，候纂修改正。仰見我皇上祖正大光明之業，等於天地。而我皇上淵弘允塞之心，同符二祖也。夫元史可修，奈何失其實於當代。勝國之主可謚，奈何削其號於本朝。景泰之位號可改，奈何斬其名於建文。一時死事之臣，尚可褒卹，奈何遺棄其君。而令湮沒於百世之後。繇斯以談，恐非太祖之心。非

皇上之心。卽成祖之心，亦有不自安者矣。方今聖明在上，善繼善述，表揚祖功宗德，以彰大孝。臣等亦不敢妄生意見，別議更張。而建文位號，在當年原無降削之文。及此纂修之時，特命秉史局者，於高廟實錄之中，摘洪武三十二年，以逮三十五年遺事，復稱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以存其年號。仍修輯爲本紀，示不泯沒。則成祖靖難之烈，固奕世有光。而建文在位之績，亦千秋可信。慰幽魂於九原，昭大義於天下。其裨益國體而增光聖德，非尠少者。伏候聖明裁定。







生之憔悴極矣。言興利而利未必可興。不如且與之除害。徭役繁重。奸胥欺隱。一害也。長吏貪殘。酷罰重耗。二害也。通家窩訪。株連誣陷。三害也。馬戶河夫。破家蕩產。四害也。盜賊充斥。邪教勾連。五害也。拋荒虛糧。賠丁畜欠。六害也。里甲修理。糧長鋪辦。七害也。俗吏妨農。非時勾比。八害也。白役下鄉。乘船騎馬。九害也。勢力投占。私債侵奪。十害也。又有五反。國家設預備倉以爲民。今僉糧里買穀以厲民。而該部至欲括取平糶之半。則郡國何以備水旱乎。一反也。祖制立保甲以弭盜。今立汛地捕役以誨盜。而議者尚申鄉兵召募之說。則耒耜不盡化斬木乎。二反也。侵欺捱獄而板指平民以完贓。預放工食而搜徵民欠以充。三反也。懲貪無法而轉以。王官進其階。察吏怙終。仍予州縣肆其毒。四反也。詔書停格而丞尉硃票如。訟師橫行。而南院十詞九准。五反也。臣聞之養馬者去其害馬。此數者不去。則民生之憔悴。無有已時。伏乞 勅令該部通行撫按。應禁革者禁革。應清理者清理。毋使貪墨長氣塌冗捱時。而貧民嗷嗷。日在水火。以傷 皇上平明之治。若夫加派之害。勢未能去者。臣不敢言。而又有物然宜去者。莫如積欠併徵之害。今夫人日有百斤之擔。疾病不支。委積數日。一旦舉而併肩之。則立見其仆。民友剝肉。

工會系志 卷五 疏二李 廿四崇禎十三年



醫瘡。完天啓見徵之不暇。而能完萬曆年間之舊欠乎。該部明知無益。姑免叅罰。然朝廷既未蠲除。人戶日見。遺擾州縣猾吏。喜于誅求。營幹司府。糧房一紙行催。卽紛然出示。僉差每牌賣錢數貫。虎狼四出。鷄豚一空。公家未獲絲毫。胥役之腹已飽。故蘇軾謂積欠之民。爲縣胥食邑。戶哀怨之氣。上通于天。大江南北。連省通圻。所在以地震告。盜賊旣作。水旱隨之。倘復有徐鴻儒葉朗生。史八會陳鼎相之徒。一呼而起。實可寒心。皇上試思前項舊欠。與其空掛虛名。民不見德。年年搭帳。終無完期。何如下數行之。詔明示蠲免。以感洛天意。收拾人心。有不鼓舞終事

以輸見徵者。臣不信也。所謂捐虛名而收實利者。無過于此。又近見吏部申飭。考察署官不許徵糧。可謂曲體民瘼。第計吏往還。少亦四月。察處留部。銓補更遲。且三冬收穫之際。貧民亦可奉公。轉盼春夏之交。荒月詎能應手。今四海多事。議可從權。不如查州縣正官。官評無玷。俸未及期者。悉留免。覲早與。題明。免其數月之前。營營于行李餽遺之費。旣可資地方之撫循。亦可省長安之書帕。豈非安民生之切務哉。臣愚目擊民困。憂心如焚。輒敢撻拾以告。惟聖明采擇。實見施行。不以猥瑣棄之。民生幸甚。

叅魏忠賢疏

天啓四年六月初四日

李一升



奏爲罪璫巧于護身。明主不宜分過。謹直發欺。君之  
罪仰祈。聖斷事。昨臣堂官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叅東廠  
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此非漣一人之私言。通國之公  
言也。通國之人畏忠賢甚于畏。皇上。故切齒不平。揺手  
相戒。漣獨冒死危論。感悟。聖心。謂宜大奮。乾剛。立加  
斥逐。以正其竊弄。威福之辜。忠賢亦應束手待罪。以謝  
天下忠臣義士之口。乃一疏乞憐。溫旨先下。羽翼四布。  
謬曰孤臣。恣睢無忌。謬云忠赤。不知誰爲代草。以欺。皇  
上者。皇上因其不辯。轉謂小心。夫忠賢非不欲辯也。千  
真萬真無可辯也。千罪萬罪。又不勝辯也。忠賢不能自辯。

而。皇上反代爲之辯。則。中旨真可聽其僭擬。閣臣

真可聽其爰立乎。外廷真可聽其交通乎。老臣真可聽其

驅逐乎。直臣真可聽其禁錮乎。生殺真可聽其自操乎。爵

祿真可聽其掌握乎。奸細真可聽其深藏乎。兵柄真可聽

其在手乎。出入真可聽其僭擬。乘輿乎。臣知我。皇上

英明天縱。此必非。皇上之意也。皇上特念舊勞。不欲

遽加顯斥。而忠賢但招謗議。動輒諉說。親裁。昨聞叅疏

到閣。依然。傳擬而。明旨諄諄。遂一一爲忠賢任過。夫

忠賢何敢欺。皇上至此乎。且旣云任事過直矣。事則忠

賢任之。而名則。皇上受之。忠赤者固如此乎。臣嘗觀從



來小人之禍。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固結其主之心。根株既深，辣手乃露。故夫不遽為王振、劉瑾者，乃其深於為王振、劉瑾者也。今皇上曲賜包荒，明示寬大，姑念其犬馬而反以蓄豺狼，厚益其醇醲而輕於疎藥石，譬之士庶之家，有紀綱之僕，日竊其主之財力以恣睢飲怨，而日事左右之彌縫。一旦有人焉，盡告其事於主人，不免念其奔走始與優容，然主雖不言而僕固已疑矣。疑則思自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牆之間，寧無深患。故忠賢不去則皇上不安，而今日被論之忠賢不去則皇上愈不安。臣為皇上計，莫如聽忠賢之引退，以全其命而解其燭

影之疑，即為忠賢計，亦莫如早自引決以釋中外之疑。而之惟蓋之賜，不然。皇上日為忠賢作江海之流，而忠賢日以其身供鳴鏑之射，縱多方藉口，百計防川，鬼神忌盈。六上九廟之靈，將必殛之。況於忠臣義士，請尚一之勿者哉。嗟乎。君側不清，焉用彼相。一時之爵位有盡，千秋之青史難欺。不欲為劉健、謝遷者，恐并不能為李東陽。倘畫策投歡，不幾與焦芳同傳耶。臣忝列言官，不敢作寒蟬仗馬，恃有聖明之鑒，觸犯兇鋒，死無所恨。

救萬燬疏

天啓四年七月十一日

李應昇

奏為懇乞聖明念死諫之臣，作敢言之氣事。臣惟唐魏



徵對太宗有言願陛下俾臣為良臣母為忠臣良臣稷也忠臣龍逢比干也稷契咎陶荷美名而君不顯龍逢比干嬰殊禍而喪國夷家唐宗魏徵可謂君臣相親千載一時矣三復其言猶有餘痛皇上御極四載恭惠覃被臣工人人仰聖明天子近者盈廷請劔憑陵難薰孤憤銷沉三允黜蝕原任工部郎中萬燦以補贖遂觸震威然恭誦明旨一則曰從輕一則曰民仰見皇上聖明以為燦之罪不至死杖亦必不至上意燦生出國門編氓原籍長為皇上太平之民也而燦今死矣未報國恩先填溝壑六尺之孤繞膝八旬之母倚閭旅襯無歸遊竟戀闕臣僚飲泣道路咨嗟然無不共亮非出於皇上之心也彼時羣璫橫擊血亂神飛監杖張威傷痕甚重兼以倒拖逆拽蹴踏摧殘種種不支故至于此而令皇上損好生之德負殺諫臣之名臣故不暇為萬燦寬而深為皇上寬也且天下士大夫所以激昂奮發不能自己者獨念祖宗養士二百餘年禍在蕭牆且在旦夕故懷忠仗義感恩圖報耳而一言觸忤褫辱身死豈所以作忠而勸士哉夫緘口以待遷厚利也危言以招戮實禍也身死而天下悲其忠虛名也舍榮妻子肥身家之計而削影編戶取侮於鄉里小兒區區博此虛名



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將焉用之。况乎傷殘父母之遺體。備  
 諸楚毒。以從龍逢。比干。九原。此魏徵所以不願為忠臣  
 也。懸之以必死之法。而求批鱗折檻之風。雖賢者猶或難  
 之。若曰。吾不用直言。而可以致治。則是剖心不亡。腹誹不  
 滅。而惟言莫違。孔子不以為一言喪邦矣。臣切願我皇  
 上。惻然興念。瞿然動念也。皇上元首也。臣子其腹心手  
 足也。人非木石。法非訊囚。罪非死刑。命非草芥。廷杖重典。  
 殊失士心。動杖一百。尤不經見。且以杖輕之。故杖行刑之  
 人。是必欲衛工畏威。立斃朝士於杖下。而後快心也。為左  
 右計。則得矣。聖心何以自白。聖德寧不重傷耶。直俟

天心悔悟。平旦興憐。死者不可復生。傷者不可復續。而  
 後問罪左右。卹死錫孤。嗟何及矣。昨禁地失火。天譴甚  
 明。心火蘊隆于下。精稜感盪于上。御史之杖。血方腥。而祝  
 融之烈焰。旋作。董仲舒曰。罪在外者災外。罪在內者災內。  
 可謂深切著明矣。伏冀皇上。因建言者之死。覺借威者  
 之非。優容言官。喜怒中節。無致積威所劫。人與遯思。天怒  
 而莫之敢告。人怨而莫之敢言。而皇上真孤立於上也。

糾魏廣微疏

天啓四年十月初七日

李應昇

奏為閣臣負罪愈驕。謹平心參駁。以折兇鋒。事。臣聞分莫  
 嚴于君臣。禮莫重于朝祭。罪莫大于不敬。此三者盡



人而知之也。大臣有罪。席藁以待。台諫執白簡隨其後。其誅之則曰國之法也。其赦之則曰君之仁也。未有矯蹇不恭于前。恣睢無忌于後。如大學士魏廣微者。方其偃仰高卧。不拜正朔。迨至日中祭畢。然後闖入廟門。科臣以無禮糾之。所謂自作之孽。于人何尤哉。皇上至仁。既已赦置不問。而姑以敬慎二字。示金錢愧心之義。廣微杜門省愆。亦應咋舌愧死。而不意其因禮科諸臣之言。悻悻托疾。猖狂叫號。若撫劍疾視。以恐喝諸臣。而關其舌者。臣不知廣微品足以服天下乎。才足以匡社稷乎。抑軍旅之勞。足以勸鼎鑿乎。三者無一焉。所翹然自負者。不過曰罪止失儀云耳。夫行禮差錯。始謂失儀。謹按大明律。失儀朝賀者。笞四十。祭享失悞者。杖一百。廣微宜何居焉。可覩然復入中書之堂乎。而一則曰違時。再則曰違時。臣聞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誚。雖違衆。吾從下。孔子之違時者。如此。豈廣微之慢。上無禮者為是。一時之戴星鵠立。奉璋駿奔者。反為非乎。國家設言官。稱耳目近臣。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廣微之父嘗為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閣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獨不念乎。柰何比之路馬。斥之此輩。夫不與此輩為伍者。必另有

一輩作絲方今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廣微必有疚



心之事。清夜抱慙。微見指摘。輒自張皇。若十手十日之暴。其隱也。最可駭者。身為宰相。固已位極人臣。猶快快以不得好官為恨。奚忍更有他念。而公然出此語以告之。皇上是尚有人心。尚有人臣禮乎。伏乞皇上戒諭廣微。繹敬慎之。旨。安臣子之分。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為難。庶上可以對。聖明。下可以對士大夫。而異日亦可以見乃父于地下也。

人劾崔呈秀疏

時管章奏伏堂翁高忠憲天啓四年九月廿四日

李應昇

臣惟御史回道考察。憲綱至嚴也。神祖二十年十一月內該本院。題為考察事節奉。神宗皇帝。聖旨。御

史差滿考察。先朝事例甚嚴。近來通不遵行。一槩輒准

回道。豈人人盡皆稱職無過者。及遇京官考察之時。却如

何。又有紛紛議論。今後務要申明舊例。着實舉行。有不稱

職的。即便參奏改陞。不許回道。欽此。天啓三年該本院

題為申明。憲職事。奉。聖旨。御史回道考核。載在令甲。

邇來視為具文。巡按所屬舉劾各官。失真貪酷漏網。及至

報滿復命。不論稱職與否。一概回道。上下徇情。市恩避怨。

以致吏治日偷。民窮思亂。所關豈細。這所奏差滿舉劾咨

訪考察等事。俱依議。卿以忠公奉職。申明憲紀。表率振飭。

各官遵承規例。察吏安民。人思盡職。有何嫌怨。仍着令開



載憲綱。永遠遵行。該部院知道。欽此。是列聖之明旨。荷皇上之申飭。不爲不諄復鄭重矣。乃不意有慢視憲規。恣行無忌者。如巡按淮揚等處御史崔呈秀。陛下不以臣爲不肖。使長西臺。豈非欲其是則是。非則非。無所媿阿隱默。臣初入院。適見兩御史回道。一爲江西巡按謝文錦。一爲崔呈秀。臣心訝曰。異哉。兩御史一時回道。一至清。一至濁。清濁較然。臣不別白爲陛下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卽發河南道考核。無何該御史袁化中。以所考核謝文錦者。至。臣卽以稱職考察。奉聖旨。謝文錦着回道管事。欽此。越二旬而袁化中始以所考核崔呈秀者。至。化

中蓋有難於言者矣。臣於去年奉差而出。今年復命而人。往來淮揚間。所見淮揚士民。無不謂自來巡方御史。未嘗有如呈秀之貪汙者。強盜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賄三十金。輒放。訪犯地方大害也。得賄千金。輒放。不肖有司。應劾者。多以賄無不薦。應薦者。多以賄薦。各御史出巡。每有節省公費。助國用者。呈秀到處透支。至一萬四千兩。各縣賠補不勝其苦。彰彰於地方耳目。不可得而掩。臣時以非職。掌所關。不敢訪其主名何人。至於舉核失真。貪酷漏網。則有兩淮運司同知譚天相在。是呈秀所薦也。呈秀甫離地方。而鹽臣劉大受。且臚列其贓私以入。告矣。則有霍



丘知縣鄭延祚在是呈秀所薦也。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且發其餽遺奉。聖旨提問矣。是賄而薦之實證也。臣嘗竊歎人臣之負。國實自負也。受。國家寵榮若何。而所爲者不務於可榮。皆流於至辱。御史巡方。寵榮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國何如哉。臣聞其知譚天相之貪欲論劾也。天相稔知其易與。奉之以千金。卒免。天相益稔知其易與也。又奉之以千金。卒薦。則是搖山撼岳之威。祇供其禦貨攫金之用。而若問壘斷之賤。且冒居觸奸指佞之官。臣故謂其至辱。所當重處。以。洗巡方之辱也。伏祈。皇上速賜。敕下。吏部議覆施行。

移倉議

馮士仁

移倉青陽者。爲漕艘不達城濠也。縣治距青陽。河流淤淺。當春瀾盈。舟楫通行。冬月水涸。僅容筏渡。先是開兌于春分。開幫于春季。故糧運無碍。今更期臘底春初。而餘艘不堪。溢至矣。故移倉以就舟。未暇計及于民耳。移建三年。其咨日甚。洵有如民衆所呈者。通縣一十八區糧長。米頭散居四鄉。東西十九。南北十一。輻輳城邑。沿習相安。不憚遠近也。青陽距縣南三十餘里。附近青陽者。幾區。各甲運米歸倉。無論梯航。無論荷擔。有不苦迢遞跋涉者乎。行步稍遲。又墮一限矣。是轉運之不便也。運米至倉。以限期湊集。



未必隨到隨收。速交速去。或有守候經日者。甚有宿宿信  
信者。寫遠則鮮有親知。鎮僻則無可容歇。舟運者宿于河  
干。陸運者坐卧霜露。寒威砭骨。感發裂膚。有不望城隅而  
涕淚者乎。受凍傷饑。軀命不保矣。此守納之不便也。會計  
開征條糧併督。而經催總此一人。比條于邑。比糧于倉。往  
返城鄉。窮日之力。是驅經催而路也。安得工夫徧催田甲  
以完納耶。敲扑從事。空腐經催皮肉。而完納何人。米銀兩  
悞。何如附近城邑。省此奔波之力。以催糧乎。此征比之不  
便也。催納矣。運至矣。而較量正耗。不無升斗缺額。在城邑  
而親識有資。稱貸補足。便得完票以歸。結此一年之局。青

賜卽比屋千楹。其蓋藏未足供通邑之求也。此須掛欠。仍  
作未完。而催比如故。轉運如故。守納如故。爲升斗之數。而  
再往返百里之程。再櫛風雨。沐霜露之苦。佚道勞民。或不  
若是也。此添補完欠之不便也。及講兌而強軍悍伍。彈壓  
無人。議耗議贈。朝三暮四。欲不滿。則兌不開。至開兌而奪  
槩驅人。淋尖踢斛。稍撻之。卽發喊。棄米不收。鎖民于船。此  
皆緣距城稍遠。額額無門。而弁伍日縱耳。此兌運之不  
便也。青賜河較城邑稍深。水僅盈尺。米旣歸船。仍復膠涸。  
每年築軟壩數道。挑泥蓄水。逐節送行。以達大河。其椿木  
人夫。雖糧長備僱。而地方不無繹騷。此便漕之舉。尤有不



便者也。連名之呈。非移倉而仍泊舟遠方。又多一番剝載。將使軍自剝乎。民剝送乎。軍剝。又有捉船之擾。民剝。必遭勒索之殃。交卸處所。孤舟入幫。彼悍軍視民爲几肉矣。一番交兌。兩番索費。爲民設倉而仍厲民。其能堪此乎。故移倉必先疏濬。而今所難言者。不在移倉。而在濬河也。河之兩岸。業如山矣。開鑿之泥。將歸何處。勢必遠走數百武。是荷簣荷鍤。倍議人夫。將派夫里甲。則催督惟艱。臨期有至有不至。或至而復隱去。趨事如此。竣事何期。將派銀募夫。則征比又苦。正供尚不克全。加編必視爲額外矣。計工算費。河闊三五丈不等。卽以三丈計之。掘深四尺。

長一步。開鑿搬運。約用夫三十工。每工銀三分。三十餘里。約費九千七百二十金。青陽之南。又須並濬。則不止于三千餘里也。再加椿木。築壩埽水之夫。非貯有萬數千金。不敢議舉。豈若丹陽道中。易爲力耶。江陰亦曾濬此河。經年而淤復如故。隔歲一濬。則歲費萬金。而時下之萬金。無點鐵。此濬河之難言也。然則終已矣乎。詢彼故老。請之。紳參諸輿論。其議有三。謂請改折。比炤嘉定事例。而更願浮其價。舉輕齎蘆席。盡輸于公。並贈耗加尖。併入于先期征完。與新餉同解。糧艘抵灣時。銀亦至京矣。非敢悞也。又謂請緩期。運道不通。天澤可待。至春和而水可。



舟行無窒碍。獨留縣糧。至三月開幫。卽有守凍之苦。而向來如是。匪創自今也。又謂請繇江縣治瀕江。西北有黃甲。開港距城不三里。運船自京口抵此。窮日之力有餘。商賈艤。畢集于茲。弗慮荒僻也。去城不遠。而極易于剝運。占視風色。朝駕文至。無虞風波也。且江面廣。諸漕艘。江行千里。歲運如嘗。而南衛幫軍。寧愁百里耶。凡此三議。不必開濟。而倉可移。漕無悞。洵兼善之議也。事關。題請。主自。上裁。

便兌甦民議

三吳漕糧。居七省之半。務綦重而苦亦倍之。今當軍興。孔

亟。功今逾巖。歷年邀天之幸。早得竣事。以無悞厥職。不

虞本年旱魃為災。嘗鎮八邑。三時不雨。江陰為磽瘠之區。

一望焦土。遍野蝗蝻。萬姓嗷嗷。旦夕莫保。轉盼漕運屆期。

坐見束手無策。雖蒙。憲院軫念窮閭。連章。上控。聖

天子自是惻然悲憫。大司農自是毅然圖維。一番良法。有

非愚昧所能臆度者。但卑職仰體。宸衷。俯察時事。請蠲

請折。難必。朝廷曠蕩之恩。而議兌議漕。自是有司奉行

之責。將院道責之府縣。府縣責之糧里。懸磬之室。箕歛安

所施權。枵腹之民。敲朴祇以生亂。無已。惟有責令遠賈之

川湖。近糴之江右。寬為轉輸之地。嚴限上納之程。庶幾其



可也。而遠買止有糶米。無晚米。夫同一米也。同一中土之毛也。均可以足九邊之儲。均可果六師之腹。不聞吳楚分高下。不聞以吳楚之糧異度支。亦不聞以北地軍民食吳糧。則饜飫食楚豫之糧。則吐棄也。聞他縣去年亦曾以糶米出兌。民甚便之。泥一定之規。而不思通變。使公私交困。又安有極。伏冀早拜大疏。及時題明。庶免旗軍臨兌才勒。但驟言及不知糶米何等粗糲。何等不堪。宜乎其不易入也。不知軍旗兌米。到船則行變賣。復買糶米。半為揀和。京倉所收年年皆糶米矣。今漕其糶米出兌之名。而易以楚豫買紙之說。且備述民窮。非此不濟。可望。廟議余同否。則不獨困在江陰也。嘗鎮無米。而苛求不已。則嘗鎮之民困勢不得不糶之。蘇松。蘇松之米價騰高。蘇松之民亦困。此得則俱得。失則俱失。間不容髮者也。仰祈台臺急賜飛章。併揭戶部。使良法不至中梗。庶幾不以病民者病國。或以足國者足民於荒政。亦有裨矣。

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母。源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於常。按



糧則饜飮食楚豫之糧則生棄也聞他縣去年亦曾以糧  
不出免民甚使之泥一定之規而不思通變使公私交困  
以致國者吳吳然荒近亦肯暫矣

軍將辭可時對員去不至中對無幾不以練兵者誠固  
此弊限其辭夫頃則夫間不容髮者必以所極台臺急期  
困雙不許不辭之糧外精外之米對翻高精外之月亦因  
俱不辭困否武創也嘗無無米而昔來不日即嘗與之只

慈母服議

司馬筠 梁人

安成國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荊州刺史始興  
王憺。並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在都。喪  
祭無主。中書舍人周捨議曰。賀彥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  
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更蔚之  
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母。繇  
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於嘗。按  
父之祥禫。子並受弔。今二王諸子。宜以成服日。單衣一日。  
為位受弔。制曰。二王在遠。世子宜攝祭事。捨又曰。禮云。縞  
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於常。可著細布衣。絹



爲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三命者耳。吳太妃。旣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旣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是會經文。武帝繇是故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筠議。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依禮。庶母慈已。宜從小功之制。按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爲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建三士之息。儻其服者。止卿大夫。尋諸侯之子。尚無此服。況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刊除。以及前代之感。武帝以爲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旣無其服。則



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次為保母。此其明文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為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寔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于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繇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於是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為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為永制。

張經禱曲直碑頌

陸文圭

晉京循吏傳止七人。曷艱其選。艱得其循。漢有生祠。未立銘碣。唐碑遺愛。始自仁傑。猗嗟張侯。為政廉平。既去與思。媿美懷英。流水城南。龜趺在軒。匪佞于侯。士有公言。

李師善去思碑

陸文圭

范陽李侯之尹澄川也。有五善焉。約已清苦。一也。禮敬儒先。二也。勤恤民隱。三也。沮斥豪強。四也。期令信必。五也。政和間。鹽官海溢。行省調諸郡夫。修築石隄。賦以尋丈。侯帥所部。晨夜督役。以身先之。期未半而工畢。輒不俟報。引眾而歸。他郡淹延日久。百姓苦之。侯歸。將及郭。見有木筏萬



計。橫于官塘者。阻客舟不行。問其主。權貴人也。侯曰。在法有禁。命所在。拘留之。權貴人所遣。卒無賴。于廣會上。極口詆侯。坐皆走避。侯弗爲動。當路者。轉行請託。亦弗從。其臨事如此。或謂侯于同列。專而不和。然其恢廓自信。勇往直前。遇事不能屈摺。致與物忤。非不和也。又謂侯嚴而少恩。然其剛腸嫉惡。取怨尤而不悔。其人能改。卽止。亦不念舊。非少恩也。昔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司丞李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曰。吾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吾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君子以爲嚴。元禮雖不及日知之恕。其事曲直。今無可攷。要亦各執所見。未必持私心也。昔郭晞在汾。縱卒爲暴。段秀實梟卒之首。一軍盡甲。秀實往讓晞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念始終。今亂且敗。郭氏晞再拜。叱亂卒散歸。火伍。敢譁者死。君子以爲秀實之勇。雖不可奪。而晞之服善改過。使一軍盡遵紀律。亦不可少也。嗚呼。使古人之所行。今人能行之。則皆無愧於古人矣。人之情。好人之同已。而惡人之異已。好惡之不齊久矣。任事者。怨之府。疑似者。誘之階。此老氏之所以不敢爲天下先。而市中之虎。卒取證於三人也。然而人衆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公論之昭昭。終不可誣也。仲尼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李侯之於州人也。可謂善者好之。而

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李侯之於州人也。可謂善者好之。而



惡者惡之矣。然而惡之者寡，好之者衆。侯者所以謂賢也。於此見一州之人善多而惡者少也。於此見李侯之善果可書也。

江陰衛指揮使吳公勳德碑

龍鳳丁酉六月夏。王師既克江陰郡，當東南極邊，去姑蘇百八十里，密邇鄰敵，烽火相望。朝廷以其重地也，擇守將任之。時定遠吳公國興方統制丹陽，能聲著聞，亟命移其兵鎮焉。公下車之初，繕城堡，浚湟池，建樓櫓，舟楫械器靡不完好。凡所興作，身嘗爲士卒先，民久困瘁，不堪役，乃痛加煦噢，纖毫弗及也。未幾流寓復還，呻吟笑歌，田萊墾闢，人畜蕃息，租入有經，繇役平均。咸室家相慶曰：吾待獲奠枕矣。明年春，公之弟闡帥國寶復奉檄協治茲郡，軍容益張，秋敵來侵，公出兵擊敗之，俘其二十餘人，獲所棄弓弩甲仗以千數。捷聞，拜樞密判官，錫之銀章，行分院事。又明年二月，寇復犯境，蒙衝蔽江，僞將蘇同僉者建牙君山，指畫爲進攻狀。公下令曰：彼衆我寡，當以計破之，勿輕動也。少頃敵陳于江壩，公命弟國寶整兵北門，當其西北面，以十餘騎蹂之，禽其卒數人，餘當莫敢前。且分兵欲攻我東門，公遣元帥王子明馳出一鼓而進，生獲其僞帥陶以下百五十人，殺溺者甚衆，敵大敗宵遁。十月寇逼嘗



州。公遣兵間道。殲其援兵於無錫之三山。敵狼狽奪氣。蒼黃旋軍。嘗得無害。自是敵人震懾。相戒勿犯。烽燧無警。人賴以安。庚子秋八月。公入覲。上曰。吳將軍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憂者。將軍功也。賜之車馬珠玉。不足以旌其能。命館閣士宋濂等。作為詩文。以榮其還。乙巳歲除日。敵夜以巨艦數百艘。直擣京口。黎明。公朝賀畢。戒嚴以待。越三日。上親統舟師。追襲至境。大破之。寇退。上臨幸。見其防禦有方。謂曰。汝非昔之吳起乎。稱嘆久之。既班師。大錫賞賚。偏裨咸與焉。公性仁勇。不妄刑殺。有犯之。則必罰无貸。將士悅服。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平居以儉素自持。食

不二羹。歲飲不過三爵。聲色貨利泊如也。夜宿城樓。枕戈警備。無變厥初。暇日。則延車逢之士。談論經史。讀孫吳兵法。識其大義。訓督將較。務成其材。馭胥隸有法。不少假借。莫敢欺以私。然貪廉懦立。無不得以全其名節者。先是郡數被兵。風俗頽敝。禮樂文物。蕩然無遺。公鼎新學宮。勸立社學。於是弦誦之聲相聞。禮遜之俗並興。市絕喧爭。官無囂訟。每歲部使者按郡。獄訟清簡。民自不寃。又倣古屯田法。俾三時務農。以足兵食。嚴條約。以禁遊惰。詰姦慝。有一男子。自稱神師。妄言禍福。蠱惑者衆。公捕殺之。衆惑遂解。己亥夏。大旱。公憂形於色。率羣屬。潔牲酒。禱于君山之陽。



翌日大雨旁澍。江潮增湧。歲則大熟。在鎮十年。羣場救寧。民阜物康。熙熙皞皞。視他郡若無事。然後例改分院爲指揮使司。仍命公長之。丁未秋九月。姑蘇平。公弟國寶與平寇功。進拜僉大都督府事。有旨命公領蘇任。江陰士民銜二公之恩。不能忘。徵余文刻石以示不朽。景又竊民古之論將者。惟曰智信仁勇嚴而已矣。智信爲將之本。勇嚴爲將之用。而仁之一字。寔包乎四者也。觀吳公之守邊。智足以料敵。信足以服衆。勇足以折衝。嚴足以臨下。而仁愛之德。未始不行乎其中。昆季協心。同底于治。故十載之間。恩威並行。軍民輯睦。使人有永矢弗諼之意。是可嘉也已。

君山廟碑

楊士奇

君山廟者。祀常州府同知張侯之廟也。爲政而能愛民生。則父母之沒。則蒸嘗之。皆繇其誠。有以致之也。張侯之同知常州也。奉部符。專督農事。旣至。視民如子。喜爲之興利。常行視水。教之蓄泄。躬履壟畝。察種植而爲之勸。或時坐塍間。相爾汝語。如家人。未嘗笞詈辱人。遇老病鰥孤。率有恩意。所過飭勵學教。正士習。民甚戴之。上官知其得民也。有所賦。輒檄之督。民恐以緩累侯。則爭起趨事。然侯終不以慮譴而急民。是時天下軍伍滋弊。軍之姦黠者。率用賂規。隱而詭傳平民於籍。民被枉比比。朝廷以璽書分命



御史清理。其要在覈姦直枉。御史當詣蘇常者。言於兵部。常州必得張同知共事。乃有濟部。遂以檄侯。御史時銳意得軍爲功。不復矜念民枉。侯固執民實非軍。敢違壘書。不從。御史不可奈何。數出無禮語。詬詈之。侯忿鬱不能平。數日疽發背卒。然常之人賴侯以免於枉者。猶十七八。時蘇之佐郡者。極力助御史得軍。而枉民動以千計。愁苦嗟怨於道路。累年不得解。常之人以是益思慕侯不已。侯素澹泊廉介。不苟取一毫。自入仕。未嘗以家累隨。公退坐一室。蕭然讀書焚香而已。易簣之先夕。侍藥者入其舍。索燈燭。悉無。趨出取膏油一盃以入。侯遙見。竟謝却之。其操類此。

侯先自翰林庶吉士。爲刑部主事。春坊中允。大理寺丞。皆有政績。嘗奉命督事廣東福建。皆有惠及民。此特載其在常者耳。侯卒之日。民老壯奔走哭於庭。皆哀具饌奠祭。累日。匱行白衣冠送者數千人。非積誠而能致此乎。後數年。江陰士民朱善繼善慶周孟德孟敬。因衆民之志。協謀作廟於邑之君山。以祀侯。來請書於石。併作迎享送神之詩。使歌以將事。侯名宗璉。字重器。江右吉水人。永樂第一科進士。朱氏周氏皆尚德崇義之家。詩曰。肅穆兮侯堂。酌山泉兮薦林芳。泠泠風兮鬢鬢。侯戾止兮珮玉璫。懷仁侯兮撫我。動與息兮有教。稼芃芃兮連疇。侯顧我兮樂以笑。



江陰縣志  
修  
侯乘蘭棹。倏東臯兮。倏南畝。溪有鱣兮。陸有虺。侯赫視兮。敢余民侮。侯來遲兮。逝何疾。侯之逝兮。我民以戚。山之明兮。水之麗。侯舍茲兮。安適。侯懷故鄉兮。且往夕來。祚我祐我兮。無遐兮。調二氣兮。平四序。下無汎濫兮。高無曠災。沼有魚兮。並有蓄。公無負通兮。私庾足。我民兮。子孫孫子。承侯福兮。千百世祀。

重建張侯君山廟記

周延儒

宣廟時。楊文貞公。曾記張侯君山廟碑。復銘其墓。余讀而想見其時。猶有古風焉。侯起家詞林。歷大理丞。顯重矣。用薦出佐常郡。蓋縣官急吏治。內外尚未特重也。清軍御史

服其才。引與共事。而卽以不忍誣民爲軍。與御史抗。至憤鬱死。侯雖死。常民得全者猶十之八。喪歸哭滿城野。俎豆名山。迄今奉祀不絕。侯其古之遺愛而祀侯其古之遺直耶。顧余每登君山。訪其遺趾。鞠爲藜莽。問春秋牲醪之獻。亦灌將藜莽間。爲懔然興今昔之感。徐君振之能以古人心。行古人事。一日具牒郡侯曾公。謂今之崇題輪棟。幾徧山川。如張侯政績輝於史乘。祀典載在今甲。乃令其神。愴於寒煙衰草間。不能與樵蘇爭一隙地。甘棠勿剪之謂何。請復其祠宇。便郡公異之。而姑試之曰。侯有特功德於爾之先人乎。曰不能知也。請祠非以弘祖之先人故。侯之



後人今顯乎。曰益不能知也。請祠。亦非以侯之後人故。然則將倡之官乎。將鳩之民乎。曰官民既交。置矣。安敢復煩興作。弘祖力卽不任。斥饋粥。負鍤畚。稍存餽。卒而已。郡公乃嘉之。曰。此義士也。當與循吏並傳。亟下之。邑侯岑公。岑公亦嘉與之。落厥成焉。祠成。爲天啓丙寅。夏門與堂各三楹耳。室周垣。稱是。置祠祝二人。爲司灑掃。中安木主。而不肖像。如子孫之祀遠祖。記其氏爵履歷。與遺言。往行之。一二。勝於優孟衣冠遠矣。故有文貞碑。已剝落。不可讀。徐君重摹勒石。已借其從兄仲昭氏輯張侯彙紀一帙。示余。俾續紀其事。余惟祠非古也。古者勞定國。死勤事。禦大災。捍

大患者。則祀於其社。自渤海桐鄉後。尸祝漸繁。然多爲郡邑之長。有職而易見德。罕有祀郡佐者。祀郡佐自侯始。人情趨順風之呼。故顯擢者祀。非顯擢而馴至通顯者亦祀。罕有祀鬱死者。祀鬱死者自侯始。凡祀旣成。故事勢不能久無變置。故有父老至子弟。卽不能舉其行事。甚舉其行事以相詆病。罕有從二百年後。追而祀之者。追而祀之。亦自侯始。自有茲祠。而山若加高。水若加清。卽至陵谷遷移。而明德常馨。豐碑不泐。且與延陵季子並享千秋。知遺愛與遺直尚在人心。余可無今昔之感矣。侯名宗璉。詳具碑記中。郡侯曾公名櫻。邑侯岑公名之豹。皆以各進士。爲賢



守令徵文考獻。有修舉廢墜之意。徐君獨力仰承之功。應與並不朽也。徐君名弘祖。振之其字。江上名家子。夙以孝義稱。

江陰縣令周侯紀德碑

顏瑄 邑人

邑令周侯。既擢為河南開封守。邑之人。被其化。佩其德。而思之弗諼。嘗從事於侯者。圖立石以傳於永久。相率而徵言於瑄。瑄自以位卑學庸。不足以取信。而傳後將辭之。適有問者曰。立碑頌德禮乎。余曰。似也。曰。在禮無僭。居下位而頌其上。不幾於諂乎。曰。有善而書。春秋法也。書而不誣。於禮乎。何嫌。曰。古之縣令。嘗有紀德於碑者乎。曰。崔瑗之

令汲董。詔之令傾。昌固有之矣。曰。卓茂魯恭。視瑗。詔初不下。曷為而無碑以紀之乎。曰。莫為之後。雖善不傳。茂恭之傳也。以史。瑗詔之傳也。以碑。向無人紀之。則雖勳德塞天地也。奚徵。曰。然則侯之德。亦可以言舉乎。曰。德蘊於中。淵乎莫窺。曷言而克舉之。曰。是碑之立也。奚名紀德乎。曰。政者德之施。紀其政。所以頌其德。曰。政何如。而足紀乎。曰。莫竟其詳。有畧焉。不求小過。侯之寬也。不挾私忿。侯之公也。不濫刑罰。侯之慈也。不畏強禦。侯之勇也。門無私謁。侯之廉也。應事如流。侯之能也。卑以自牧。侯之謙也。片言折獄。侯之明也。修舉廢墜。侯之勤也。祈禱克應。侯之誠也。是皆



表表在人耳目。而不容於不紀。曰紀必以實之。數者能悉之乎。曰若侯之僚佐吏胥。有愆矩度者。侯恒優容之。而弗譴。是不求小過也。邑之不逞。有訕毀於侯者。侯雖知之。而弗較。是不挾私忿也。訟事及於庭。侯必以德化之。能改卽不復治。非不濫刑罰而何哉。鹽徒橫於江。侯以方畧捕寘於法者。殆百人。非不畏強禦而何哉。金帛貨利。一毫莫干。權貴豪猾。莫闖墻壁。其門無私謁之謂歟。簿書山積。覽識無遺。政務蠅興。頤指立辦。其應事如流之謂歟。侯發軔較庠。歷官憲臺。邃於書。精於律。練達於世故。宜驕氣之盈溢也。顧乃歆然自視。而無士人之心。侯下車甫逾月。抑奸宄

爲民蠹者數人。決滯獄積不能平者數十事。睦兄弟之乖爭者五。諧男女之怨曠者百。所謂卑以自牧。片言折獄者。於是乎可見矣。闢學門一區。修學舍百楹。新縣之廳事。創吏之廡宇。河隍以浚。橋道以治。壇壝以傾圮者築之。祠廟之當祀者葺之。己卯歲旱。侯索祭於龍神。而枯悴以蘇。辛巳雨滂。侯復禱之。而年穀以登。邑民嘗爲謠曰。旱爲災。知縣禱而甘雨來。水爲患。知縣禱而陰雲散。所謂修舉廢墜。祈禱克應者。於是乎可驗矣。斯皆侯政之可傳者也。可傳而弗傳。邑爲有人乎。或又曰。信斯言也。則侯之碑宜有立。侯之政宜足紀。侯之德化。浹於民心者。宜思慕之。而弗諼。



伊何而亦有不足於人者乎。余乃喟然而歎曰。為政者欲人人而足之。吾恐日益不足矣。烏足以為政。若侯者在。吾無間然。而人復有不足耶。於侯而不足。孰為可足乎。使天下之為令者。皆若侯之不足。則天下之善足矣。故曰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侯誠有之焉。群從事皆曰。惟子之言之。紀侯德。復美辭為請。遂書之。侯名斌。字國用。永平之昌黎縣人。由景泰四年進士。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其立朝之大節。國史必載之。非瑄所敢贅。侯之來也。為天順元年九月初八日。其去也。為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令吾邑者。六載云。

勅贈光祿少卿前江陰縣令錢公廟碑 王庭

人臣亡不欲砥節竭忠。自效致身之義。然至其臨大患難。乃竟弗果。此豈非見義不明。用心不剛故哉。厥有能奮不顧身。畢命殉國者。斯其毅然大丈夫也矣。則邑侯錢公其人乎。公諱錡。字鳴叔。別號鶴洲。登嘉靖庚戌進士。壬子來令江陰。浙中倭寇大作。邑治瀕江。勢撼民恐。時久安。公戒令。公且新至。乃肩劇飭備。完繕城郭。明年寇犯太倉。徵兵應禦。悉殲我良。募補復克。又明年寇至。逆戰不利。而管寇知我備掠還。旱飢盜誑。斬其渠魁。黨散以寧。乙卯春。寇徙三丈浦。趨江陰。公禦於石撞。矢盡。繼以瓦石。身被一矢。賊遁。



出江。公度其復來。營華墅以待。賊果至。我兵斬首九級。距不得進。乃更合常熟寇三千餘。分半寇靖江。半從蔡涇入。公方從兵憲援靖江。聞報亟還。賊攻城不克。大肆焚掠。民避寇入城者日萬數。公痛憤。必欲一決戰。兵僅四百。合狼兵鎮江兵僅千。帥之出城。公嘗以法懲狼兵縱肆者。銜公。遇寇先遁。餘衆望風皆遁。公獨與親兵五十餘人奮鬪。草間伏起刺公。公身被數刃。遂遇害。從公死者二十餘人。天大雷雨。晦冥不辨咫尺。賊懸公首營中。夕募謀者得之。乃克殮。城中居民皆慟哭。戶設公主以拜。朝廷特贈公光祿少卿。蔭一子。立祠於縣。歲祀之。公以書生初出仕。卽守

孤城。對勅寇首尾四年。不遺餘力。竟以身從。非素明於義。剛於用心。不能如是。此非所謂毅然大丈夫者乎。其精誠所徹。感動天人。斯亦異矣。爰旌忠烈。用勸臣節。庸非宜哉。或云公嘗以印印其裏衣。使郊原有辨。又每聞寇虐。輒推案怒。唵謂張睢陽何人。其忠勇持必死志久矣。君子以是尤悲而重之。其爲令清苦。於民不忍。纖芥傷且練於政。編繇與水利捕獲。悉有良法可傳。其先湖州安吉人。七世祖喜興事。太祖高皇帝有戰功。授千戶官。子孫嗣不失職。調遼府左衛。嘉靖十八年。調顯靈衛。護獻皇帝陵寢。祖康。父最。母周夫人。配蔣夫人。蔣宗室光澤之甥女。先公



遘難歸侍其姑於家。遂生一男。即受蔭者。公亡於己卯六月十三日。實男生之三日。蓋天將留公之後也。公年三十一。後九年為嘉靖癸亥。公同榜進士。山西王公道行。以兵憲鎮江陰。念公往跡。惡廟弗稱。悼烈弗彰。乃大新厥宇。秩其祀儀。斷碑勒文。用昭示於無極。銘曰。

矯矯錢公。作令江滸。蠢彼島夷。翻然肆侮。醜類維繁。孤城莫輔。抗禦力殫。竟戕於虜。天為動威。晦冥無睹。靡民不慟。巷泣如雨。帝用悼嘉。錫公寵祐。厥寵維何。崇爵廟祀。厥祐維何。以蔭厥子。人亦有言。臣職當死。臨難克捐。乃稱貞士。偉哉錢公。人臣之軌。仰古何慚。睢陽媲美。於世世。

三賢合祠碑記

余孟麟 金陵人

祠宇聿新。軒閣且麗。誰其作之。王公是制。饗事孔嚴。迨於世世。三賢合祠者。合江陰令。金王劉三侯而祀之也。先是島夷作孽。落滌蜂搖。逞螳臂以犯江邑。黎民受困者屢矣。歲丙辰。金侯甫下車。倭復入寇。侯以應變之才。身干城之任。悉力捍禦。廣儲蓄。簡精銳。備器械。堅壁清野。虜大窘。潛率其醜類以遁。民賴安堵。未幾侯以陞任去。民思之不能忘。乃肖其像於光孝寺。而時祀之。然鯨波雖息。而民困猶未蘇也。王侯劉侯相繼尹茲邑。覩而惻之。曰。吾將有以甦之。殫



精畢力。日惟以詢瘼撫痾是務。已而敝者正。蠹者剔。欲者聚。惡者革。而民之啼者歌。顰者嘻矣。居無何。皆超擢以去。民思之。不啻若金侯已也。乃相率於興國寺。肖王侯之像。而劉侯之祠。則邑之士夫黃道。嘗特矧於建節亭之右偏矣。而像猶未之設也。夫有像無祠。神未安安。有祠無像。民奚瞻仰。均缺典也。今朱侯下車。通學諸生。紐應樞等。上其事。欲卽劉侯已建之祠。肖其像。遷王劉二侯之像。同祀之。朱侯可其請。乃檄義官金態。董若役。不匝月而工告訖。棟宇宏壯。廟貌端嚴。江民甘棠之思。至是大慰。乃相率走京。書其事於石。余謂先民有言。民罔常懷。懷於有仁。入

國朝來。邑侯之更遷者。無慮數十輩。其肖像而祠祀者。前此唯文淵王侯。後此唯繼泉李侯。葵南胡侯而已。民心固難強也。今朱侯以名進士。來此。其除暴牧民。一遵三侯之轍。未期年而邑大治。召父杜母。流譽口碑者。載道安知今日之思三侯者。異日不以思朱侯哉。僉曰然。遂紀其歲月始末。俾刻之。爲後之。蒞茲邑者。勸焉。金侯名桂。號中石。浙之上虞人。王侯名承芳。號西澣。陝之臨羌人。劉侯名守泰。號鳳嶠。楚之麻城人。

兵憲彭公生祠記

唐鶴徵

先是蘇常四郡。雖濱江海。而桴鼓稀鳴。僅以一憲臣整飭



其兵事。而督制使者亦時設焉。嘉靖中。海夷內訌。所至殘破。羽檄倥偬。首尾莫顧。於是議分爲二。治蘇松兵事者則駐太倉。治常鎮兵事者則駐武進。寇平。後歸於一。至是海夷犯朝鮮。聲言且入寇。邊海郡縣。罔不騷動。四郡兵事。後分爲二。以江陰爲金陵第一門戶。往駐武進者。則移駐江陰。江陰故僻在江海之交。使節罕蒞。驟聞使者以二郡之重。而分闡焉。人情不無驚懼。其民曰。急在兵。則緩視必在民。最爾江邑。曷堪征繕。其兵曰。急在兵。則操切亦在兵。蠢之鳥合。曷堪束濕。且當謀始。則他日視已成者。承取衷焉。爲之奈何。於是潯陽彭公。方以牧伯督糧於吳。當事者僉

謂。綏衆誥我。莫我彭公若。則假憲節來鎮江陰。兵民知彭公之素。則旣欣欣有生色。迺公至。悉罷諸繁役。一切與之以寬和鎮靜。諭於衆曰。賊至在我。爾毋震驚。民所疾苦。有扣輒應。出而行部。無迎送之煩。入而取給。無供帳之費。顧以有兵不練。增之無謂也。於是訓較以精其伎。鼓舞以作其勇。雖或時扶其不肅。以警衆。終朝不戮一人。其常也。又循行江滸。察其險夷。君山實踞城之西隅。而俯視城中。公曰。有險不守。反以貽賊。急且戴盆而行。與無城同矣。吾墉其巔。則兩城相犄角。卽有公輸。無能爲已。於是斥其贖。緩之羨。而墉之。又爲營房百楹。以居溯兵之無居者。蓋兵



民首蒙河潤之利而未嘗有向邇之災。則又出其望外也。遠甚。久之海寇卒不至。乃知李牧守趙邊。而匈奴不敢犯。非誣也。公以廉訪往鎮蘄州。兵民咸不忍釋。則謀相與俎豆之以寄其不忘思。祠宇既成。總練指揮表君時隆。請爲之記。余蓋知公之苦心矣。夫寇不至。則民安其業。易爲也。寇至。則人人自危。必人自爲戰。督之輸將。效之鋒鏑。不謂過也。易爲也。唯寇欲至而未至。苟爲臨渴之圖。則早計之士。必謂昧於徙薪。且爲桑上之計。則募之法。必謂急於時夜。不可以急治。不可以緩施。又非有成規之可循也。斟酌其間而弛張不失機宜。憂憂乎其難哉。且世之譚兵者。一

拜師中之命。輒爲張皇。朝請濟師。暮請益餉。源源不已。其濟師也。白茅赤羽。交乎域中。孰問地利之宜否。其益餉也。索羨迫速。操於股骨。半膏債師之囊橐。未見賊而歸已疲於奔命。財已匱於虛糜矣。唯我彭公。俾閭閻之所輸。必歸之兵。故不加餉而餉自足。俾伍營之所收。必得其用。故不加兵而兵已強。兵餉不加。則民之視之。無以異於賊之不至也。餉足而兵強。險且足據。則其兵方恨不得一當賊。以獻其能。何有於賊之至乎。故雖不見其苛。而嘿收其效已。藉今當事者。早借公於朝鮮。安用延之七年。費以億萬。斬艾不練之兵。驅爲異域之鬼也。余有感於時。益知彭公之



用心賢於人遠矣。胡獨江陰兵民之不能忘哉。故樂書而爲之記。公諱國光。字用卿。江西德化縣人。萬曆庚辰進士。嘗鎮道觀察使者。虛臺蔡公生祠記。顧憲成。

虛臺蔡公持節而蒞我吳也。默而思曰。吳之難治久矣。道將安出。徐而締觀土風。孰察利弊。憬然有悟也。曰。吾知所以與之矣。遂下令。與民更始。豪橫有禁。刁惡有禁。打行禁。許有禁。窩訪窩盜。投克稅幹有禁。諸馭民之具。種種備已。而中復念曰。善馭民者。不專求諸民也。當從馭吏始。則申之曰。貪墨必罪。苛酷必罪。非掌印官。而受狀受呈者必罪。胥徒舞文必罪。所部守將及材官騎士之屬。各依汛地。謹

禦非嘗。盜賊鹽徒。發而不覺。覺而不治。必罪。諸馭吏之具。又種種備已。而中復念曰。善馭吏者。不專求諸吏也。當從馭身始。則儼然而親示之標。絕餽遺。杜請託。批申刑名。不假左右。何慎茲也。地方賢否。不別采訪。何光明也。驛遞夫船。不徇過客。何正大也。日用蔬米。不用舖行。何簡便也。而終之曰。本道如有差錯。及道役有犯。沉匿需索。作奸等弊。幸卽明白見示。以憑改正究治。此地方相成第一義也。噫。嘻。至矣盡矣。公可謂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者矣。故今下十日。而吳中相戒無犯。今下暮年。而諸弊俗悉更。吳以大治。稍暇。輒簡諸才俊。進而與之談說經



旨。揚推文義。勉導以古人之事。至於學較祠廟。先賢遺跡。有可興人文。裨世教者。率不難爲之。主持修舉。又皆出自俸金贖錫。不煩民也。比戊申巳酉間。歲大潦。饑莩載路。公焦神勞思。議蠲議賑。諸所爲。撫摩拯救。不遺餘力。東南賴以安堵如故。久之。主爵者。廉公政行異等。數推轂公。諸父老聞之。大驚。奔詣兩臺乞留。幸得請。加銜復任。歸而婦子欣欣交語。自是可長有公也。不意公一旦偶有感。輒拂衣去。比覺舟已及梁溪之滸矣。乃皆闕然而起。不期而集者。凡幾千萬人。相與號泣而追之。叩首呼天請留。公不顧。又追至吳門。又不顧。已又追至攜李。卒又不顧。至武林而公

且飄然渡江去也。始皆彷徨無之。不得已而返。日夕怏怏不自聊。因謀建祠肖像其中。庶幾得時時奉事公。其猶長有公也。於是合屬士民。翕然以爲允。而商人朱程等。且特捐貲首倡。聞者羣而和之。熙熙子來。不踰時而祠成矣。乃介孝廉郁元禎屬余爲記。余作而歎曰。甚矣公之德之入人深也。旣而曰。甚矣諸父老之自爲計深也。元禎曰。何。余曰。是有三焉。一以寄去思。用自解慰。一以明我吳之人心。均此秉彝。是是非非。畧無瞞昧。不應獨蒙難治聲。一以示來者。俾知取程於公。跡公之所以馭身者。馭吏而吏莫不恭其職矣。跡公之所以馭吏者。馭民而民莫不循其則矣。



夫如是。然後真能長有公也。諸父老之自爲計。豈不深哉。豈不深哉。元禎喜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斯之謂矣。蕭起爲諸父老謝。退而錄其語。勒之石。蔡公名獻臣。同安人。己丑進士。祠在澄江之南關。重所蒞也。

邑侯蔡南胡公去思祠碑

劉光濟

本邑舊稱易治。乃邇來則稱孔棘焉。旱澇頻仍。螟蠹間作。末由徼惠於天也。水利廢湮。疆里侵蝕。不獲盡力於地也。士嬉於庠。農艱於野。吏胥蠹於中外。鬻訟紛於簡牘。又重以草竊之叫囂。豪猾大家之圍奪。而吾民至忘其生人之樂也。方且旦旦望生我者君之。而侯被一命適至。其至也。議

者或曰。是故閩中名儒。儒者必閑於吏治。或曰。侯貴介公子也。且少年登制科。安能低首降心。計吾民耶。蓋疑信者半。而侯視篆之日。環邑之耆碩而諭之意曰。閩吳相去數千里。吾以單車就道。舍吾之夙習。而聽若之新政。若爲吾言之。吾能爲若計之。以無負。朝廷百里之寄。民視侯德容。則已喜。聞德音。則益大喜。相率爲侯悉陳之。而侯取次悉行之。凡六年於斯。歉歲居什之七。侯露禱於天。不獲。則以身請命於監司。而以義鼓激其善富者。出粟以萬計。賴以更生者。以數萬計。雖飢不害。是不曰回天之力乎。邑瀕水。而水不爲利。爲害也。侯爲之。菱而舍於外。夷亢決塞。躬



期月之勞。而膏腴享千百年之利。適均田命下。疆里舊沒於鄰封者。盡復之。鄰封驚爲神明。而吾民依爲父母也。是不日遂地之宜乎。至於文行鑄士。則化洽膠庠。畊斂省農。則歡騰郊野。嚴威戢下。則胥吏褫魄。折獄平而簡牘清也。渠魁殄而草竊靖也。豪宗痛懲其大者。而小者隨以警也。又以其餘力。新學宮。完城堡。營壇壝。建倉廩。而賓有館。旅有次舍。寓治有公府。游有登臨之勝。何者。不自侯經畫中來。而且工不再役。財不告匱也。又不日還吾民以生人之樂乎。是侯真能融儒術爲吏治。割豪習以親民。而曩以貴介窺侯者。何淺也。歲癸未。侯上計還。未幾遽膺內召。侯將應召以去。邑人士重侯之去也。詣余言之。而嗚咽悽斷。不知言之云何也。余慰之曰。侯去矣。侯之治法具在。行福爾子若孫。侯卽去未去也。况侯之身。天下待澤之身也。若輩安得以百里私之。邑人士聞余言。始收涕以退。僉謀構祠於城隍神宇之東。以侯冠舄藏之祠。而以祠之記屬余。余姑撫其槩以記之。見侯之德和於神人。而侯他日侯位益崇德益著。當有大書特書。以頌侯於無窮者。侯名士鰲閩之詔安人。萬曆丁丑登上第。

君山余侯祠記

劉廣生

蓋吾師由祁門溧陽起補澄江。先是歲丁酉。蓋以壽春博



聘於中州。予小子廣生。則其所力薦而篤愛者。云此師由澄江應。內名授南北部。改民部。則予時亦爲北部。迨師遷寧國。則越歲。予亦守毘陵矣。未至毘陵兩月許。聞吾師訃。爲之仰天號泣。爲位拜奠者。浹旬。及入毘陵。登澄江之君山。而益有感於師之祠宇也。則又仰天號泣。俯伏不能起。嗟乎之祠。生祠也。而今神祠矣。生明令也。而今明神矣。生有祠。未有記也。卽記也。非有門人爲之。而乃今予得爲之記矣。嗟乎。吾師爲人。敦大和易。無復世人谿刻凌厲之態。而沉毅有識。耿介有執持。絕不與時俗浮沉。俛仰其大。致也。其治澄江也。則澄江之士若民。至今思之。言念余侯。無不合掌稱佛。有泣下者。余時採之輿論。謂師賑水荒。所存活無算。又能破築舍議。濬鄭涇河。以開水利。他如不催科而國課輓輸。不鉅筭而囹圄鞠草。不干板而萑苻警息。審糧役而飛詭清。嚴案牘而舞文黜。則旣歷歷有功德於民矣。以此思。祁思深。概固可睹。詩所云。愷悌君子。其師之謂與。由是持平。反則肺石無冤。筦度支。則出納惟明。料。則艱鉅罔避。權淮關。則商旌騰懽。而宣州之政。厥施。竟。迺循蹟已班班矣。吾師乎。蓋善以拙宦。行其古心。蓋徘徊祠前。憑而弔。撫而思。與郡司馬萬公。司理何公。相

崇禎十三年



對欷歔移日不能去嗟乎嶙峋君岫是師所時眺登而寄  
 潛者也渺漠江流是師所嘗瞰孤帆送夕照而醜酒以臨  
 者也百里桑麻滿城絃管是師所為勸課之素業教化之  
 遺音也童齒長矣白叟依然皆是師所嘗濡沫而卵翼之  
 者也風物不殊昔人何在生不勝感逝且奈何乃援筆記  
 之泫然揮涕不能已已師諱士奇號嵩岳廣東東莞人登  
 萬曆戊戌進士

敕賜顧山觀音寺碑記

徐有貞

顧山山之小而有名者也其形勢像龜之左顧是以一謂  
 之顧山一謂之靈龜山以其生蕙蘭芳艸謂之香山以其  
 地澄江梁溪琴川之交也又謂之三界山其以視之虎丘  
 金焦泉石之清不足而原隰田壤之饒沃為有餘其前左  
 湖而後右江邇通茂苑遠連滄海而以一卷之多崕嶺之  
 大蟠踞其間翼張味歛盡摩而得之堪輿家以為佳地山  
 之北麓有招提焉坐昭陽向玄默宋建炎間有淨觀法師  
 者遊歷至此始卓錫開山及元之季世燬于兵燹國朝  
 茂公載興而闢之其後銛公昌公承三師之緒擴而弘之



大殿中嚴。兩廡旁掖。重關外迥。演法有堂。栖禪有室。香積有厨。儲庾淨廡。咸有其所。其殿堂之中。儀設莊嚴。金碧輝煌。鼓鐘螺磬。鏜鞳鏗錡。朝夕薰修。惟謹。凡其法中所宜有者。無一不備。天順改元之冬。玉峯乃徒步北上。以請寺額于朝。事下祠部。移文往來。踰年而始從之。敕賜額曰觀音寺。玉峯因其徒清徹。募勒石爲記。乃具事本末。走吳中。介能仁雲公以覲予。而問其寺之所以名。則曰。觀音者。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實吾法中導師也。法華普門品。楞嚴選圓通釋迦文佛。與文殊師利。說之詳矣。願爲我文之。嗟乎。佛之學。予不知也。安知佛書。又安知佛名義。不知佛書與佛名義。又安知爲佛文章。雖然。予嘗聞之。彼禪宗不立文字。禪而覺者。于三大藏經律論。可以一掃盡矣。經律論一掃盡。書于何有。尚安有法之可說。而待予文耶。然而玉峯之請。烏可辭也。於是爲記其山川之形勝。寺宇之規製。公賜額之年月。使將來有所攷見云。

僧道免差碑記

夏樹芳

大江以南。僧道古有田籍者。往往編入排年。以克公役。夫妙淨圓明之士。方思息影逃空。清真玄曠之夫。擬欲遺榮絕世。業已遊於方外。豈宜混入編冊。且里排一節。上下十年。在齊民且不堪。於僧道爲尤甚。一瓢一鉢。旣憑雲水之



蹤無婦無兒。亦坐石塚之困。叫囂曠突。奔走旁皇。使藥珠半輟於中庭。貝葉全拋於方丈。破衲殘燈。侵尋不守霞衣。星劍典鬻。無存猛虎來齊。婦之悲。未見毒流僧衆。異蛇動永州之歎。不聞波及道流。豈十地之多魔。抑諸天之作障。一人作備。二氏羅殃。我令侯郝司諫。禪通三昧。道徹上真。目擊時艱。手釐夙弊。謂僧道出入衙門。法所不便。且責以克當里役。勢更易凌。具呈巡撫中山曹公。兵憲益都梁公。凡遇僧道錢糧。明開僧戶道戶。但令照數辦納。毋得編克里排。仍給帖文。永爲遵守。此法一立。利益無窮。庶乎爲僧者。止觀入定。自今快意跏趺。學道者。跨鶴駢鸞。從此縱情飛步。種入胡麻。無飽吏胥之口。儲來香積。惟克法喜之供。鹿苑霑恩。漆園蒙慶。夜月頻敲。弗訝打門之吏。洞門深鎖。誰驚點易之人。矧我江濱。尤多善信。開士有擲筆生花之勝。至人有斬蛟除毒之奇。似此法城。宰官宜護。河陽罷役。真如火裏開蓮。青海捐租。不啻鼎中成汞。自非司牧。疇脫津梁。信乎釋老之異途。必藉吾儒爲印正。廬山白社。可知陶令來盟。勾漏丹砂。堪許葛洪爲伴。永作道門之砥柱。真爲佛法之金湯。用勒堅珉。以垂不朽。他如公移文牒。并系碑陰。後之君子。得有考焉。







江陰。江陰負君山而城。大江之支。滙爲黃田。繞乾歷巽。逶迤東折。秦望錄里。諸山羅立如護衛然。可謂名勝之區。顧其官舍。年久傾圮。地復沮洳。行其庭。晦昧黯慘。白日無光。先予令者。客死左遷。內外艱去。十餘年間。六七人矣。卜地勝。卜人人賢。論者歸咎于宅。謂更之當得吉也。嗟夫。予三仕爲令矣。三易地而皆不吉。焉往而得吉哉。且予白首播遷。十四年老邑宰。誠樗散無所用之。已則不吉。而欲移禍於數椽之屋。無當也。無何果殤一子。僮僕病。夜見鬼物。母氏惡之。攜婦子西歸。濱行屬之曰。室更吾來。不更吾不來矣。汝其歸乎。不孝乃移文乞休。而當事者勉留。不得已。

始爲改作。會歲大水。用詘。且作且輟。辛丑工半。壬寅落成。計前後爲屋四十間。椽棟稱是。爲戶九十所。牕牖稱是。爲墻百堵。軒巷稱是。爲費四百八十金。糗糧稱是。夏五月二十有二日。老母率婦子來居之。邑父老相與觴予而祝之。曰。地得其良。日協其祥。華屋堂堂。我侯戾止。旣壽且康。再祝曰。黃山崔崔。黃木瀾瀾。退食委蛇。壽母令妻。我侯樂胥。老母率婦子。停觴而聽之。樂也。會直指課吏。注江陰闕葺。考下下。母氏愀然舉酒。酌先君子于座。進孺子而數之曰。吾疇昔之訓。汝忘之乎。汝父薄冥冥之數。而修皦皦之行。汝習拮据之勤。而忘靖共之節。凡事忽于細者。嘗精于大。修



飾于末者。反闕葺于身。二者于名孰重。夫宅兆可以徵吉人。而非以茆凶士。卜筮所以相君子。而不以告匪彝。使象居舜宮。其能吉乎。幽厲宅瀍雒。其弗凶乎。茲邑之有官舍。舊矣。昔人不加飾。而令聞不損。汝早暮僕僕。而所就日卑。錄此論之。室耶人耶。湯武聖人也。百工允釐。居不忘戒。是以令聞長世。功德不朽。小子慎之。爾其勿忘闕葺之戒。吾爲爾訂戶牖之銘。維南有堂。銘曰明作。爾升斯堂。執事有恪。維北有樓。銘曰風力。爾陟斯樓。振襟獨立。不勵不精。不忝所生。顧諟前軒。銘曰勵精。不抖不擻。亦孔之醜。睠彼中。銘曰抖擻。闕之。不類。是曰罷輒。銘爾東房。支闕之館。葺爲亂艸。厥象糊塗。銘爾西舍。薺葺之居。烏乎小子。棄爾擁腫。勉自逢迎。庶勿闕葺。敬拜稽首。敢忘慈教。沐猴而冠。從古所誚。記之貞珉。以告同調。我言維服。勿以爲笑。

見節堂記

郝敬

縣廳事後有古栢焉。狀虬然蟠偃若蒼龍。百歲物也。不知何許人構長廊其下。錄廳事接衙齋。百步許。往來如甕中行。俗吏懵懂腸。仰不見椽桷。况識其上有不朽之姿。盤空凌霄者哉。易曰。蔀其家。豐其屋。重簷之下。不見天日。肩睫之近。不見良木。蔽之爲害。大矣哉。予愛其木。毀其廊。構堂於西偏。東向而迎之。署曰見節堂。昔者尼父嘉是木也。謂



歲寒然後知之。謝上蔡解曰：士窮見節，善乎推類者矣。今爾節之不見，百年于茲矣。一朝遇知己，表而出之，得以灑然獨立，自別於朝華腐艸也。爾栢尚亦吐氣乎哉？雖然，爾生非地，南柯則令尹之庭在焉，是囂雜之場也。東有藏府，錢穀是積，下有一徑，車馬塵跡，北有公門，冠蓋出入，爾宜託生於巖谷，而胡爲乎罹此疏屬？然而得長生，至今日者，不見之力也。今孑然孤表，旁無附麗，風至則撼之，人至則折之，疑者爪之，貪者薪之，爾之見矣。百害將至，噫嘻，不見則不明，爾節見節，則不利，爾身節之不明，是吾憂身之不利，吾何心？艸木無情有知己，歲寒相識，渺無人。

終

江陰三義記

寧波 史自守

延陵君子裔吳重，字士弘，宋侍郎博古七世孫也。張圭說竊據江東時，江陰朱左丞名定者，僞吳黨也，嘗借糧於吳，重詈弗與，定銜之，誓滅其族。越數日，統兵至繖墩馬墅村，圍焚重居。時重妾張氏負其八歲兒吳遠，竊出兵，或烟燄中藏之，白蛇港蘆洲復念其嫡，與次兒在，冀萬一可挾以出，乃復歸而免賊手。于是吳氏無噍類，獨蘆中孤在耳。比旦，有顧老漁者見孤在蘆洲，急携匿漁舫，爲易己子敝衣，棹出江，從他港至雲亭河，邂逅其姑壻陳子章，正驚聞吳重遭變，而皇皇訪其後也。老漁見子章意誠切，乃告以孤。



并美服金珠。賜還之子章。卽以贈老漁。辭不受。鼓柁去。子章挈孤還。至所居迎福寺前。改姓名爲己子。育之成人。贅陳氏之恩。不可忘。吳氏之宗。不可滅。命長子宗仁。復吳姓。而宗禮。宗義。宗智。宗信。皆陳姓。以示報焉。至正丁酉。太祖命江陰侯吳良。討滅朱定。褒制所云。水寨擒朱定之功。尤爲超卓者。是也。定之不義。而滅門。報報不遠。重守義之正。而不資盜糧。殆知天命有歸耶。宜其一綫僅延百六十年來。陳吳皆蕃衍也。黃常謂妾似杵曰。漁似程嬰。子章義兼嬰。曰。得之矣。世銘不忘本。抑亦可風也歟。

新築楊舍城記

薛汝甲

島夷不靖。歲擾江南。聖天子赫然震怒。爰啓睿謨。命將出師。折其渠魁。旣受俘於明堂。天子曰。吁。咨爾蒸黎。亦旣瘁止。如水云潰。曷崇其防。於時臣監察御史尚公維持膺命而來。按治茲土。旣飭憲度。聿宣皇仁。相地所宜。築五城於江海之上。萬雉干雲。群醜褫魄。迄公蒞任。不敢犯其境。而吾邑楊舍新城。則所築之一也。其地聯界三方。控轄吳會。前此當事者。以其濶遠。聲教嘯聚。逋逃每爲奸宄之所窟宅。負販之所往來。思欲大題請。建立縣治。而群議紛然。未有成績。嘉靖乙卯。川沙柘林之寇。盤據踰年。習



知險阻。遂分其衆爲三。一從吳淞趨嘉湖。一經孟瀆趨楊鎮。其一從茲地入。圍江陰。攻無錫。大肆焚戮。民靡寧居者三年。而禍猶未弭。論者益思前議之當行。而終未有任其事者。至是公所經畧。適與議符。群情咸服。然猶私相謂曰。茲兵火之餘。府庫竭矣。財將安出。流移多矣。力將安庸。且有城而無兵以守。猶無城也。公意雖美。將有終之難乎。旣而公移文所屬。會計贖金之餘。均給諸城。而吾邑得一萬四千餘兩。財用克矣。嘗鎮應募之兵二千餘人。公於顧直之外。人日給米二升。銀二分。使供畚鍤之用。徒庸具矣。叅將把總之官。奉 旨添設。而未有定所。公曰。以茲城居之。

所以遵 明旨也。規畫旣周。綜理有條。廼授事於吾邑。尹

杜侯華。俾遵行之。先築叅府。以昭具瞻。次築軍營。以處執役之士。其次爲游兵。把總司。又其次爲巡簡司。以處范港之遷入者。兵不民擾。萬杵齊聲。甫五閱月。而工用告成。公署之外。凡爲門四。爲營房三百間。城以丈數之。凡六百有奇。昔之曠莽。鬱爲偉觀。民願數年。慰於一旦。望之者。疑若天造地設。恍不知其所自來也。邑之父老。感今念往。樂公之仁。圖報無所。而公以期滿將代。於是相率請於杜侯。願託之金石。以永公德於無窮。而侯以其文委之於甲。甲惟志切者無淺圖。謀遠者無近慮。公秉監軍之任。當羽檄紛



馳之日。豈不知委任責成。聽其所爲。分別功罪。以道一時之責。而顧身履艱大。爲此勞且費之圖者。何哉。其志誠切。而其慮誠遠也。且夫東南之夷。懸隔巨海。非若西北之戎。接壤於我也。乘風而來。剽掠而去。非有攻城畧地之志也。待之者。譬若穿窬然。但高吾垣墉。謹備之而已。承平日久。生齒益蕃。瀕海膏腴。悉爲村鎮。高甍大棟。彌望無涯。加以勾引之人。日窺月伺。而吾無城郭以保障之。無兵卒以捍衛之。此爲誨盜慢藏。安得而不啓戎心也。司國計者。鑒其所以失。而圖其所以得。則當如國初湯公和故事。據險築城。以壯其猷。豈宜列戍徵兵。待若一嚴敵。未見寇而

先困吾民也哉。皇上之德。同符高皇。而所委任之臣。亦於湯公無忝。用能發獨見於群議之中。有宏規於恒情之外。保障有所。捍禦有人。而民得免於流離失業之患。則斯築也。將東南之人。世世子孫。尸祝於公。豈一隅父老。可得而私也。然吾聞之。彤管之章。君子取節。則父老之情。亦自有不容已者。茲賢侯之所爲。屬而甲雖不文。亦有所不容辭者乎。是役也。兵憲熊公勉學。與有勞焉。而成公之志者。侯也。董役而佐資者。列之碑陰。旣記其事。系之詩曰。

惟明受命。萬方畢臣。孰勾島夷。逐利逋民。

千里海壖。其塗沒脛。孰是徵兵。而以力逞。



以我所短。攻後所長。疥癬不理。浸成巨瘡。  
 憲臣南來。獨排群議。據險扼衝。屯堡基置。  
 迺築川沙。迺營柘林。爰及茲土。連絡高深。  
 先聲所加。群醜脅息。謀迨萬年。匡我王國。  
 我有蝨賊。憲臣驅之。我有瘡痍。憲臣噓之。  
 屹屹垣墉。惟憲之猷。芄芄黍苗。惟憲之休。  
 蕞爾江鄉。憲車戾止。觀洛興思。懷仁不已。  
 皇有天險。海無驚濤。我詩我歌。以比崧高。

彰慶堂記

湯沐

潞守邵子經罷歸之。又明年。值憂家居。具狀稽顙。以所顏  
 彰慶堂。請記其事。予方罪廢野處。口不及朝政。然於君父  
 臣子之節。竊亦喜聞而樂道之。謹按彰慶云者。寔經作邑  
 考最。敕贈其父瑛。制詞中之二字也。制詞有累代名家。一  
 鄉善士。身能積德。子克成才。爰布新恩。用彰遺慶之語。因  
 仰而嘆曰。大哉吾皇之言乎。厚哉吾皇之德乎。稱臣之賢。  
 而必本其父。錫民之福。而必歸諸天。藝訓溫綸。所以風勵  
 天下。激勸臣子者。至矣。盡矣。而邵子感恩永思。揭茲二字。  
 以名堂。蓋所以侈上賜。昭先德也。鄉之人。過其廬而仰瞻



咸曰積善者必遺如是之慶。必獲如是之榮。莫不以邵氏之世爲可法。而朝廷之典爲不負。則經之此舉。匪直忠孝之寓而已也。夫豈徒褻玩而務夸詡哉。抑瑛屬續時。予初釋褐。經嘗以墓銘見委。中有之曰。誰云餘慶未收效。恩賁丘原有封誥。小臣俚語如此。茲誦玉音。若符左券。信天道福善之不爽。國典勸善之無遺也。然復又有說焉。經自弱冠從予游。每見其領會敏速。造詣高遠。竊謂少年甲第不足多也。夫何僅膺一薦。偃蹇落拓。垂二十年。方領邑符於邊境。旣而更繁考最。尋擢州守。惠澤流而賢聲馳矣。竊謂郎署之召。當旦夕至也。未幾詔獄之繫。而竟坐落職。凡此又有所不盡酬。然者何耶。蓋可必者理也。而不可必者有數存焉。廣武不侯。黃文不第。奚獨今日邵子乎。且頃當獄事讞成之後。公論籍籍。多有歸者。及廷議振舉。枉滯。而銓曹重惜。特爲表薦。事久天定。安知將無不次之簡擢。重慶之累贈耶。此固理也。否則無愠如文。直事如惠。修吾道全吾節。崇卑利鈍。一無芥蒂。而若將終焉。其爲斯文之慶。鄉邦之慶。抑又多矣。予於邵子有一日之雅。且知其久而不變也。因并記之以俟云。

萬卷樓記

錢福

陸放翁有言。人未四十。未可著書。余年已過。恒多不逮之



悔閱家所藏書。未有得也。將徧訪博古聚書家而造觀焉。庶乎無餒于衷。又免借秘書。希天祿之嫌耳。久之得梧塍徐若容尚德氏。延予于家。博雅奇朴。則薛堯卿章憲警敏才辯。則張允敬簡。偕登其樓。見列架楚楚。自兵燹以前。宋梓元編。不啻如漢寶維鼎。唐摹晉帖而已。為之記曰。茲樓也。儲川嶽之精。洩鬼神之秘。究古今之奧。煥丰牛之躔。知不可以金谷平泉視也。若容其勿為美觀焉。得之於心。而踐之於躬。行即史也。言即書也。歌嘯即詩也。其所傳遠。又不止是。君果有意乎。余尚得與薛張兩君往佐之。以成厥志。斯樓其更有聞也已。

黃氏祠記

王世貞

自倭釁起嘉靖之壬子。而稍息於壬戌。十年之間。大者破城邑。小者躡閭井。其銛鏃之不施於三吳者。無尺地。而三吳諸富人。或兵或燹。或鹵。或以家徙。或以身竄。卒不能稍其所垂散之貲。以予縣官。不得已。而縣官用軍興法。逮與箠之令嚴。而後其私帑出。若椎骨而監其髓。上之厲下。與下之譟上。睚眦焉。交相讒而沴氣作其始也。寧割其家以腴賊。而不肯為其上。其既也。忘賊之毒我。而不忘上之毒我。於賊之後也。其於道誠悖。而於計則誠拙矣。無他。欲蔽之也。蓋獨江陰有黃宗周翁者。家世以高貲稱。而黃翁自



儒起。繇邑諸生。補大學上舍。其積纖累微。因便規息。用計然之筭。而恢之。諸言治生者。咸推冠。而竟以起儒。故通經術。類於上下之分。與所爲損爲益之大。先是戊申歲。未有倭。而翁與江陰令謀。邑枕江。得無爲盜窺乎。且城皆土。是可坎而登也。計以爲甃之便。首損金六千。身長其南東面之役。而先之。凡三百丈有奇。不踰月賦畢。臺使者後先擬上翁狀。翁謝曰。江陰民。城江陰分也。而何上狀爲。乃僅得褒旌。居五年而倭作。且及城。城以甃故。堅第乏藏粟。翁又輸兵儲粟。爲石者七千。而睥睨之卒。旦夕餉爲石者千。賑貧民避兵。爲石者二千。令復議子城。增於門凡四。而翁任其三。顧其子諸生道。事板築焉。至明年丙辰。倭遂傳城。肉薄而攻者。四十日而不破。又明年丁巳。天子大發兵。屬尚書文華。討倭。責諸富人金助軍。翁捐復七千。於是尚書偕督撫。牒翁爲蘇州衛指揮使。翁辭曰。吳民助吳兵餉。分也。不可。則懸其牒。人謂黃翁是牒。不當翁捐十之一。豈其以浮取。故而避之。翁不答。而謂道曰。是牒者。尚書餌也。且釣我。我橐懸罄矣。尚書果欲悉卷翁餘貲。不得起獄。以窘翁。而奪其牒。始翁之爲家也。皂帽布衣。徒步斤斤。然食不再肉。從不累僕。無園池器用。妾御聲酒之好。諸富人竊笑之曰。是夫也。殆爲人積者也。旣翁之爲縣官。捐米者前



後萬石。金萬四千。而富人益笑曰。夫夫果其爲人積者哉。翁卒。而諸城居者。稍稍追嘆曰。微黃翁。吾儕其不肉倭也。而臺使監司。行部者得其事。顧謂江陰令。微而人之力與倭共此城矣。於是其富人亦伏而相與謀。立祠於翁里。以示報。翁之子道謝不敢當曰。先人以諸父兄故。毀家以扞之。而不肖乃以先人故。勞費我諸父兄。請竭不腆之裝。而爲家祠。以姑答我邑大夫與諸父兄。指乃卽居之左爲祠。肖翁像於中。而以媪趙配。謂翁之得成其業與志。皆媪力也。落成而道率其弟子諸從。孔明祀事。則鄉人人橐牲楛醑而來拜曰。是無以報黃翁萬一。請歲歲無廢伏臘。太宰劉公聞而嘉之。爲顏其楣。崇功報德。而道益謝不敢當曰。先人業不仕。僅引邑人分毀家而扞諸父兄。母所任功。亦母所往德。顧謂不佞其爲我記成事而已。不佞乃言曰。知禮哉。道也。夫所謂法施於民。能扞大患者。其於黃翁祀固當。然此皆請之。天子下禮官議。報可而後行。夫家祀不及鄉。鄉祀不及國。道以國人鄉人之指而約之。僅從家人禮。庶幾其有永哉。自今而爲道之後。日從祀於祠者。思所以闡揚而光大之。爲鄉人者。感黃翁之爲德於鄉。則思所以報。孰黃翁之爲德於國。則思所以齊。貧者不愛力。富者不愛貲。務革其故而歸於上。而黃翁不言之化宏矣哉。因



記其事。授道刻之石。祠前後六楹。其左右室有大士元君像。前室有文昌像。黃翁素所奉也。有餘屋以棲守者。以居庖廬。有池有亭。及曲水流觴之屬。以待觀者。則道意也。翁諱鑾。卒之年七十有二。道博學爲諸生。數舉不得志。改尚書禮部史。當有官。厭而遊江湖間。其歌詩人人稱之。與余善。

贈族田莊記

趙士春

當叔季而有以一絲一粒爲德于人者乎。吾必以爲君子人也。當叔季而有受人一絲一粒不爲德者乎。吾必以爲小人也。顧爲德者。豈徼德于人哉。私而公之。使人知所業。暫而久之。使人知所守。仿周禮保恤遺意。以行古之道。

已。自井田廢。而宗法亦不講。于是各爲私營。富者擁貲自肥。貧者鶉衣枵腹。至無天可控。無論閭里。卽五服內外。皆塗人視之。歐陽子所謂其初本一人也。此語可謂惋歎。于此得一卹族人。行卹族事。自宜琬琰垂之。戒菴李公曾從曾大父少叅公遊。先大父文毅公暨余父子。世敦縝紵之交。知李氏明德之遠也。其家傳先詩書而後稼畝。其家法先忠義而後利名。環三界以居。總于社而號畏壘。貫之先生。寤寐厥初。仁誠更篤。緬惟祖考。追詠世德。瘡焉不恤。厥躬而重有疚于厥宗。愾然如見一本者。因景行文。正之鴻



略參伍而衷之。告于五祖之祠曰。吾爲其力所得爲者而已。以祖父所有者爲宗人有。吾與子孫皆不得而有之。計可三百畝。僅當三夫。同伯叔昆季幼子童孫羣取給焉。懇有不給。則爲之約曰。歲所入。始祖以降率其四。曾祖以降率其六。濬渠築圃。買犢置器。如治其家。婚嫁喪葬。不克舉者。資之有率。子弟不能就塾者。資之有率。爲瘡若干楹。以供歲儲。仿古委積之遺。凶荒天札。稍恃無恐。籍旣具。衆皆唯率業有差。先生復聚而告于五祖之祠曰。無違親。無習非。毋逋賦。犯此三戒者。不得有所有矣。是爲萬曆甲辰閏九月三日。邑大夫東陽許公嘉其事。聞之督撫浦城徐公。

下令遵行。越十有五年。有犯戒者。如約收其廬畝。先生不責宗人而還自責曰。是殆無幹止也。吾荆祠以祀先。未荆廡以聚族。無恒產者無恒心。又何尤焉。因改建瞻族莊。卜地于金雞墩。以腴田十三畝。界而爲基。中爲堂。前爲廳。右塾。左廡。旁廡中舍。凡百厦。仍祀五祖于堂。有一夫餘夫。愁露處者。得占厦落成之日。具饗于庭。首陳聖諭。并申三戒。用警于有衆。毋作神羞。是爲天啓壬戌三月朔。衆復唯率業有差。先生歿紀餘。其孫良知等。以其事來述。且出其瞻族二記相示。余因作而起曰。此事可求之叔季哉。嘗怪周分徙魯衛諸國。以爲過計。厥後魯三桓侈而熾。鄭穆靡



不振。乃知槎蘖訾沴。其崩墮必預見其端。斯禮也。世盛后  
 王主持之。世衰鄉老勤修之。周先王為分徙計。恐合則以  
 囂處。敗羣先生為合族計。恐分則以化偽。捍網其為遠慮  
 一也。假使羣邑之人有倡義如先生者。敬宗收族。俾家室  
 胥有幘幪。以不陷于顛越。于王政亦有裨乎。因為記之。并  
 告夫繼先生之志者。永永懋承之。無斁。先生名如一。貫之  
 其字。生平博古修行。可記甚多。但記其瞻族事大都如此。

歲月

君山浮遠堂記

宋 仲 并 江都人

紹興二十年正月。江陰趙侯智大。至郡踰月矣。以書走旁  
 邑。告嘗所往來者。曰。雋之奉命來試郡。父兄朋舊。苟有以  
 告我。無憚道路。余發書喜甚。即日陽羨具舟。陪諸客謁麾  
 下。侯為陳醢豆。道平生驩。且條畫所以為郡語。灑灑可聽。  
 蓋事無細大。斬斬皆有綱紀。後二日。請辭曰。余無以告侯  
 矣。不敢以久溷館人。侯掩耳不余聽也。翌日又辭。益相挽  
 留如初。然熟視色辭。若有所懷未吐也。因謂曰。豈有以命  
 我耶。笑曰。然哉。蕞爾邑。介於數大郡之間。疆洫井間。與凡



貢輸之入不能當他郡之十二三。唯嚮山背江。風物殊勝。他郡或無有也。嘗試與子踵君山而望焉。行郡城而北。纔里許。至君山。相與登絕頂。又謂余曰。郡奉朝廷郵民之令。凡土木之工。病苦閭里者。一毫不忍爲。邇者撤浮屠氏之廢廬。輦其材。付主寺事者。使新斯堂於山之巔。關戶而南。峯巒起伏。東西聯亘。嵐煙煥翠。蕩漾几席。侯曰。此未爲偉觀也。乃凭欄而北。淮颿海舶。十百相銜。長江接天。不可涯涘。觀者爲之改容眩目焉。且江自京口而東。距海爲不遠。地浸傾下。又東二百里而後至此。江流益縈回演迤。無甚怒極湍之勢。每風平浪止。淵渟鑿靜。晴碧湛然。而一堂

之上。西望京口。東屬於海。豈以目力爲限際。蓋愈望而愈無窮也。客有誦東坡江遠欲浮天之詩者。侯曰。是可以名吾堂矣。謂余其遂記之。嗟乎。江山之勝。非名人達士煥飾表見之。亦不能自勝也。樵夫牧叟。生長游處其間。不知江山之爲江山也。僧廬道院。往往占江山之形勝。而其徒知江山爲江山者。幾何人。騷人墨客。與羈旅憔悴之士。間能攜筇躡屐。把酒賦詩。取適俄頃。亦何能發江山之勝槩。使聞者願來。而至者忘歸乎。郡侯縣大夫。力固足以辦此。然涸沒文墨間。知江山之爲勝者。又幾人。能從容了公家事。知江山之不害爲吏者。益可數也。至於新棟宇。



江陰縣志  
時登覽之雄。以暇日從賓客徜徉醉詠其間。當於前輩勝流中求爾。異時斯山之顛。黃茅白蒿。樵者之所裴回。爾敗屋一二椽。過者懼壓焉。不敢少跣立其下。今侯到郡未幾。不勤民力。不索公帑之藏。使千古江山之勝。自我煥發。是可書也。將移是而施諸有大於爲郡者。則夫易庫陋苟簡之習。爲高明偉傑之觀。皆當如斯堂矣。侯天枝之秀。蚤歲以儒學登進士第。嘗賜對便殿。擢丞奉常。已而出佐三近郡。有能聲。行光顯矣。

小石山滄灣亭記

高似孫

大江灌注天下幾半。其汗漫浩瀾。瀾翻怒激。壯者凌峯巖。渺者吞海瀛。風煙雪月。雲陰霽朗之機。萬怪千奇。不可搏控。天地之用。莫偉於斯。是皆魚龍所都。鳧鴈所樂。漁郎騷老之所得意。而行人過客之所甚悲。若非名藩巨鎮。宅其淵。則亦蜚樓麗閣。轟其會。遐景跌宕。壯圖崔嵬。凡所湊奔。酬接靡暇。爲主人者。必才如司馬子長。柳子厚。元次山。大蘇公。必詩如杜少陵。孟東野。皇甫冉。司空圖諸人。而又手摘斗牛。臂中可八九雲夢。英詞動金石。藻韻回陽春。然後可以了此。不然則風馬牛不相及也。一江自古。全待乎人。今知者幾何。愛者幾何。領畧者又幾何。彈壓者又幾何。是可數也。江陰聞江之曲。江自此入乎海。凡百景趣。則與前



江陰縣志 卷五 記  
一耳。戶椽郡之冰曹。特能括其景。洩其趣。是或有才足以處此者乎。予在墅。殫極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董籠。雲與霞蔚之狀。有非一日。戶曹能日同予酒。同予筆研。所以攷高明之具。闢廣大之觀。意接情諧。若有得於斯者。然非其心曾不凡。目力不俗。筆下不塵埃。則匠幽裁奧。何能顯是哉。書來再三。委載其事。予曾不得同彼酒。同彼筆研。往往神馳而意驚。又安能爲之淋漓傾倒哉。迺歌江騷答之。使歌者歌以侑酒。其必有知戶曹及予者。歌曰。天不愛其神兮。有如斯江。江又不愛其神兮。日澎湃而夕奔淙。天地爲之混濛兮。風雲煙雨。相從以掀撞。鳧鴈胡爲而輕狎兮。魚龍鼉蜃。爲之怒咆。杳或公所趨兮。亦既雪浪而烟蘿。月朦朧其鷺渚兮。風嫋嫋其魚砦。誰樂其深滙兮。挈荃戶而疏蘭窓。滲餘寒於墨硯兮。注春陽於瓊缸。眇一瞬而生雋兮。筆力爲之鼎扛。宛江妃之俵舞兮。律餘奏於空控。極千里其可屬兮。合一飛於輕艤。期與子其同醉兮。予心安得而不降。戶曹姓施。名德懋。予嘗字曰商輔。同年著作郎兼右司郎官諱累之子。矚乎雋秀而端挺者也。紹定二年正月十一日記

黃山二島小桃源記

方 謨

正德辛未仲秋日。謨督樵黃山之雞頭巖。苦午日。冀蔭



為少憩。遂茫洋游目。遙見崖懸磴絕之境。急趨之手。萬一  
 下。循丹習翠。忽見得石如城環。數百尺崢嶸。有巖阿曲。有  
 壑溜潤。作危行。僂僕入而蟠踞。平石掃如也。風檣雲鳥。江  
 上萬態。烟火隔絕。叫囂隙突者。了無影響。使人心蜚意躍。  
 或為軒。或為瞰。或為歌。或為濯。噉梨藕。啜茗。觀史十三翼。  
 移晷忘倦。匪潮迫不返。明日復來居之。又明日復來居之。  
 題曰二島。蓋亦為半面風濤也。將明年。種桃石隙。扶疎下  
 上。落花遲遲。點水春綠。又題曰小桃源。

黃山書舍記

具瓊

江陰舊為嘗屬邑。大江自岷導之。東流萬里。至江陰。達於  
 海岸。江之山曰君山。君山迤而東。嶄然與游鯉秦望。秀拔  
 天半者。曰黃山。蓋江陰以楚封。春申君黃歇之地。山繇是  
 得名。而君山則歇之墓實在焉。若啟。若啓。若定。若華。向背  
 起伏。戟列屏峙。皆境內之勝。惟黃山。其尊且大者也。邑之  
 津南張先生。仕元至江浙行樞密院都事。去之十有五年。  
 始歸而省其先隴於黃山。乃剪蓬藿。藝松柏。築別墅於山  
 之陽以居。朝嵐夕紫。接於窓戶。江濤海雨。撼乎几席。此尤  
 據其最勝處。遂老而不復出矣。先生之子宣。率其弟完。歲  
 治田為事。上給修灑之奉。暇則取羣聖賢書讀之。世之紛  
 華。不接於耳目也。因題其居曰黃山書舍。且作文以記之。



予惟黃山。在吳越諸山。不啻邾莒之於齊魯。特以春申而名天下。嗚呼。春申亦七國之雄也。方其名也。說昭王出身狗主。遂相楚二十五年。而與齊之孟嘗。趙之平原。魏之信陵。以賓客相傾。至躡珠履者三千人。可謂盛矣。及考烈之薨。猶欲保江東之封。而不聽朱英之言。卒制於李園。身死族赤。爲天下笑。又何耄邪。上下千歲之久。黃山如故。而一時之風流安在哉。豈其徒知微無望之福。不知戒無望之禍也。今宣智非不周也。才非不優也。衆方依乘風雲。以取高位。而退謀一丘一壑。與幽人隱士之流。甘於枯槁寂寞。每天高氣晶。覽席帽之飛雲。延石室之秋月。考槃長歌。超然放神。埃壙之外。視淮北十二縣之利。殆不足以易此樂也。使春申而知此。則引身功成之後。孟嘗諸君。何可及哉。惜予羈於世故。汨汨東西南北。未能相從卜居。以耕學自娛。爲憾。他日尚當放舟。過宣父子於黃山。舉樽酒弔古人。援筆賦之。未晚也。姑書以爲記。



